



閩縣許繼祥著

人海燃犀

莫等閒齋主人署

許繼祥

閩縣許繼祥著

人海燃犀

莫等閒齋主人署

298
613



許繼祥



3 1002 1963 7

096536



人海燃犀序

粵稽太古。畫卦爻而道統闢。作書契而文字蕃。開化之先。中國其鼻祖矣。春秋以降。王化凌夷。孔孟闡明性理。士林奉爲圭臬。千鈞一髮。寄於微言。砥柱狂瀾。於斯乎。賴沿及魏晉。釋道盛行。以莠亂苗。而危微精一之嫡傳。不敵靈幻。泡影之邪說。甘疾。疚而棄藥。石遂使神明。華胄醉生夢死。而不之悟。於是文儒則狂飲。神怪之醜頑。愚則崇尙人鬼之祭。鋼其腦。竅崇其膏。盲不復能應時世之所需。窮理想之所。至降至叔季。又巧借服從孔孟釋道之徑。爲獵取功名富貴之梯。學非所學。教非所教。世道人心。遂不可問。歐美東來。覩吾國文物。敗替詭道。羣興乘吾之敝。一戰而勝。以要挾強迫之辣手。鑄其壓制吾國之勢力。圈傳教爲餌。條約爲鉗。數十年之流弊。不堪設想。政府因循姑息。長夜漫漫。屢受外界所激。制臥不安。席勉籌變革。非不足爲文明之進步。然講形式而棄精神。殆韓生所謂沐猴者歟。原歐美進化之由。實賴一教之基。以收政治法律之效。十二

世紀以前堅守天律。翕然成風。十二世紀以後始研究人律。以爲天律之保障。至今百度俱作。世界公認文明。我國積弱不振。列強藐我之心。累進不已。論者每以種族之異。輪砲之利。爲言。則吾實不敢附和。蓋種不論黃白。同一教。則聚爲類。自能耦。俱無猜力。不問優劣。守一法。則成爲約。自能不分畛域。夫法律者自由之母也。欲輸自由於我同胞。必納吾民於萬國共認之法律。然幼穉時代。語此者良非易思。思之先其道以行者非唯一之宗教。不爲功。而欲普通立教。非破除迷信。滌舊布新。未足以輸入文明之階級也。數十年來。魁人士傑之憂國者。不思拔其根。而塞其源。以存誠去僞之心。學化其不化。以法家弼士之治術。平其不平。而徒痛哭流涕。高談改革。是何異與狐謀皮。適以養其抵死不從之性質耶。嗚呼。往者已矣。來者可追。亡羊補牢。未爲晚也。夫人律不行於中國。則奸究滋興。人律不根於天律。則廉恥道喪。吾國開化最早。迷溺最深。異端爲進化阻力。西教爲行法基礎。用是區爲篇秩。付之囊裂。根正心誠。意之學。

以吸取西教西律之髓。誠揣本齊末。生死存亡之一大關鍵也。廣搜典籍。發爲
芻言。蠡測管窺。或不能免。願以俟後之君子。

光緒三十三年四月朔日閩縣許繼祥自序

敘言

憂國者痛天下事之敗壞恒歸罪社會而怒罵曰『奴隸』夫世界之最痛心疾首最悲傷慘沮者孰過於此兩字而吾國民對此名詞殊不甚覺其恥辱樂此不疲任人唾棄其所出來也漸矣

病根不究而治其末雖罄岐黃之術窮針灸之功無濟也吾國奴隸之痛染於習慣入於膏肓雜職其咎『迷信』二字實種其孽胎焉

迷信者縛束自由思想之亂繩也以慧劍剷之以猛火焚之繩斷而骨節靈通不受羈縛自由之思想一生奴隸之病根漸去國其庶幾乎雖然循是以往以一警十以百警千開演說之巨壇破支離之弊俗使四萬萬同胞醒濁夢活大魂非數百年之程度不可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當此歐瀾東注崩桅掣舵之秋急脈而緩受之亡無日矣苟非有絕大自由之權力天演不滅之公理關捷徑啓新機輔而行之仍無濟也

余習見夫熙來攘往者熟練其拜懇禱祈之技獻媚於木俑泥神筆禱舌耕者誇耀其吉凶禍福之倪炫惑夫村夫愚婦余竊哀之然而不敢宣諸口也苟一宣之必食老拳之奇報習俗之難醫有如此者然余心未死也恒於酒酣耳熱拔劍叫嘯時以此間題橫巨胸次如骨鯁於喉格格不能下清夜焦思未得善策適以他事訪吾友許君鬻屏偶談及此鬻屏仰天大笑若有成竹在胸者出其新撰『人海燃犀』一書見示且曰此或可以破君憂世之癥而爲劣俗施急救之醫術也余喜其實獲我心袖歸細讀乃得其宗旨所在夤夜挑燈草其著此之大意弁之卷首期與我同志共閱之

許君習律於泰西法家有年矣其腹笥淹博不特以辯護見長於蘇格拉之哲學赫格兒之心學蓋登其堂而啖其齋焉所謂學有根柢非東塗西抹飾智驚愚者類也是書都爲二十二篇縱橫數萬言嬉笑怒罵幾以游戲爲文章然鏘今鑄古含英咀華自非郢書燕說可比際茲風潮刺激之旋渦得此以救澆漓

之末俗當頭一棒喚醒。夢夢闢多神龐雜之邪教。輸以知天唯一之宗傳。有益於世道人心。良非淺鮮。

孟子曰：『入則無法家弼上。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中原適當多故之秋。賴外界之震動。國民尙有危心。然而治人治法二者。吾國之所乏也。無以靖內奸。烏足以禦外侮。然則化民成俗之功。道德齊禮之助。舍實行律學。末從以一民心也。法律之用。爲術至神。與獨一之宗教有密切之關係。一法之興。納風俗於軌物。國民受其陶鑄。變其性質。其用期於止奸。其效乃神於化育。文明之國。殷殷然以刑措爲期。法堂之上。仁風習習。初無慘酷狼藉之戾氣。司律者。既重其律。每御一刑。必熟思審處。幾費推敲。不敢孟浪妄行。務以哀矜爲宗旨。故民亦重視其律。謹恪遵循。不敢恣肆而輕犯。以視吾國鞭笞刀鋸血肉橫飛。威則威矣。而免而無恥者。累累焉。無他。治其肉體。與治其靈魂。程度所差。不可以道里計也。爲窮其弊。則以律學不行於中土故。然今日而便行律學。是見餓羸。

載途糜粥未備而高呼曰胡不列鼎而食太牢也

今民之階級奴隸之階級也犬馬草芥之不恤而營私牟利無孔不鑽工拜跪也巧乞哀也實由多神教種其毒子黑霧妖雲千迷百惑而致此也暮夜乞憐罔法干紀之質性未改一旦猝以西律加之必有柄鑿不相入者欲除奴隸之階級必先設文明之階級爲對待使舍彼級而進此級示之明而後知求時夜示之彈而後知求鶚矣機至新也徑至捷也然則許君之著此篇其植實行律學之權輿而樹進步文明之階級歟

今欲變國民之理想而歸於至正之宗教其必由最近層級之改良矣蚩蚩之氓非破其愚末從牖其智高論者輒云民智未開而不究民之受愚何故自吾有知以來日聞民智未開之言物吾耳也民生受愚之陷阱知者不敢言言者且不敢盡殆亦猶吾之懼老拳耶

爲草澤之英雄必有言論自由之權利居今之勢非筆舌齊驅不足以震動流

俗。許。君。富。於。筆。而。健。於。舌。者。也。筆。富。則。文。必。壽。世。舌。健。則。語。必。驚。人。以。此。警。愚。何。愚。不。破。以。此。編。律。何。律。不。精。雖。然。傑。士。創。言。必。有。之。重。大。阻。力。以。困。其。後。吾。知。是。書。一。出。歡。迎。者。固。不。少。而。醜。鷄。者。流。冬。烘。頭。腦。難。保。其。不。拍。案。痛。詈。棄。而。投。諸。溷。裂。而。覆。諸。馘。許。君。將。橐。其。筆。而。鎗。其。舌。乎。雖。然。哥。侖。布。持。地。圓。之。說。不。遑。於。時。卒。達。其。探。險。家。之。目。的。苦。耐。兒。累。遭。不。幸。事。事。失。敗。終。成。爲。名。譽。隆。盛。之。演。說。家。許。君。其。勿。餒。

丁未三月既望莫等閒齋主人陳韻琴叙於滌上

人 體 燃 煤
收 容

六

人海燃犀目次

鬼神篇

原佛篇

輪迴篇

占卜篇

選擇篇

符咒篇

相法篇

算命篇

風水篇

祈禱篇

禳醮篇

人海燃犀
目錄

持齋篇

念佛篇

燒紙篇

超度篇

脩煉篇

出僮篇

靈魂篇上

靈魂篇下

賞罰篇

原赦篇

西教篇

人海燃犀

鬼神篇

(閩縣許繼祥著)

世界動物之最有靈性者莫人。若惟靈也。故多思想。思想偏則種種冀望之念。生思想幻則種種恐怖之念。生兩念交相戰也。於是乎談天雕龍。鉤深索沈。空中樓閣。結構千尋。若有若無。以偽濟真。飾智驚愚。雷厲風行。此其鬼神之胚胎歟。

論世者動以文野爲月旦。夫不闢野蠻無以進文明。不窮野蠻之源無以闢野蠻鬼神者。野蠻之先聲而文明之公敵也。故欲鎔野蠻爲文明。非痛闢鬼神不可。語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蓋謂欲攫虎子宜識虎性。非深入穴中未從展其偵探手段也。世之闢鬼神而不行者。病在穴外窺虎耳。余請以入穴手段。臚陳鬼神之源委爲世之迷信者痛下針砭。

世俗所謂鬼神。不外兩種。一指生成之物。一指已死之人。

指物爲神者。莫甚於北斗七星。道家所設『魁、魑、魍、魎、魃、魍、魎』七號。刻俑繪像。皆垢面張牙。裸身赤脚。作奇鬼形。

其次莫甚於文昌六星。以蛇爲梓潼。一說卽晉將張惡子。忽蛇。忽人已屬怪誕。陰騭文開篇第一語。卽曰『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附會其說者。且引毛詩『張仲孝友』一語。謂卽梓潼前身。其剽竊輪迴因果。誘人以妄想科名。尤爲匪夷所思。明代禮臣倪岳疏稱梓潼文昌誕妄不經。特乞罷免。詳見皇明通紀。及本朝熊閣臣學統等書。可知當時非無巨眼。惜乎無有繼其後而闢之者。又如二十八宿。以鄧禹吳漢賈復耿弇輩分配之。不過爲雲臺畫像。增一奇觀耳。而愚者信之不疑。且謂天將下凡。鑿鑿可據也。於是乎乃有孔明禳星之說。繼其後。

甚而日光月光燈光俱有菩薩火電風雷山川雲雨俱有神道無稽之談。載鬼

一車此皆足供文明國噴飯之料者也。

俗例每年二月二日以太陽糕供日中金鳥八月十五日以菓餅供月內玉兔近代金鳥之說不行而玉兔之供都門最盛按鳥飛兔走係形容日月之速何嘗實有此物乃羣然信從不以爲非無怪乎兒女子向女牛而乞巧也。

其指已死之人尤難枚舉畧言其極可捧腹者列左。

潛邱劄記『蕭山土地祠爲西施闔百詩有詩紀之』又毛西河九懷詞載宋淳熙中勅封西施爲土穀神名曰『苧蘿邨土地先施娘娘』

杭州清泰門外有時遷廟凡行竊者多祭之濟寧有宋江廟爲盜者嘗私祈焉汲縣有紂王廟顯有衛靈公廟凡龍陽胥禱於是閩楚多齊天大聖廟黔中多楊老令婆廟凡此皆淫妄之祀不可不毀（見梁紹壬兩般秋雨盦筆記）

陳州城外卮臺有廟顏曰一字王佛卽孔子也北方牛王廟畫百牛於壁牛王居其中卽冉伯牛也溫州有土地杜十姨無夫五髻鬚相公無婦於是合而爲

仇。讎。則。杜。拾。遺。伍。子。胥。也。嗚。呼。世。俗。誕。妄。以。訛。傳。訛。遂。使。窮。鄉。僻。壤。任。意。污。蔑。聖。賢。良。堪。浩。歎。

寇萊公詩云：「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於是，有以寇準爲冥王者。包公案之小說盛行，世俗信之，又有以包龍圖爲閻羅者。甚至以方正學爲蛇王，以楊繼盛爲天下都城隍，不知何從參考，大可發噱。

大門繪金盞金甲，名曰神荼鬱壘，謂爲唐太宗之名臣，後門繪以鍾馗，謂爲唐終南進士，財神則黑虎玄壇（說者謂係回回崔綱），藥王則神農盧扁，甚至瓦簷有將軍，木匠有祖師，生子有娘娘，出痘有痘兒哥哥，井中有井泉童子，臆諺謂說謊者爲擣鬼，凡此之類，皆著實擣鬼者也。

竈神之說，相傳於每年臘盡，將本家一年所積善惡，上告於天，故通俗於臘月二十三、四日，供香燭糖菓，求其包容，名曰祭竈。陸龜蒙云：「此係漢武帝時方士所言。」嘻，以一方士之擣鬼，竟爲四萬萬人數千年之憑信，咄咄怪事。

勅封二字不得混解爲國家賞罰之權也。唯忠臣烈士死後追封賜諡以表朝廷旌善隆恩。此爲國家獎勵應行之典。後世長君逢君輩希圖獻媚求榮。請加封於古往之鬼神。或勅封金闕玉皇。或勅封玄天真武。或勅封三界伏魔。獨不思帝王不能以天下與人。反能與人以玄天三界耶。鴻名且不可以謬假神器。尙不可以力爭等而上之。更可知矣。奈何歷來衰衰諸公不少。明達者輩獨至於世俗通行之事不欲絕之。已甚以致謬妄相沿。伊於胡底。

明太祖乾綱獨斷。斥其濫禮不經。莫此爲甚。凡嶽鎮海濱郡縣城隍。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歷代忠臣亦依當時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予革去。皇明文衡內原詔炳存。鼎革未久。依樣葫蘆亦文明程度不足致之耳。

小說之能力足以移風易俗。自水滸西遊封神平妖等書盛行而迷信之程度爲之一進。山陬海澨之編氓目稍識丁者莫不各手一編以爲課本。乃至淫昏之祀與賭館煙間相櫛比。娼優隸卒亦設龕鑪猿馬龜蛇盡蒙香火土木之興。

慮冲犯也。則寫『姜太公在此』之字條十字街衢。慮觸煞也。則鑄『泰山石敢當』之短碣。憑空造幻舉國若狂。非小說實階之厲乎。宜乎阮瞻之無鬼論。不敵干寶之搜神記也。

雖然彼時風氣未開。難盡責之。小說家也。彼輩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過一時豪興。戲爲僞說。設辭以悅人目。始則妄言妄聽。繼而實踐實行。彼輩固不料其貽禍至此也。然吾觀醫師之良者。卽以致病者醫病。小說既有酖人之巨孽。亦必有藥世之奇功。吾願今世之小說家。展廣長舌大書。持書淋漓滿紙。以破迷信中國。庶有豸乎。

原佛篇

佛教權輿於印度。漢時輸入中原。唐韓退之上諫。迎佛骨表。極言其妄。惜唐宗不悟。坐是貶公潮陽。嗣以神道設教。可警愚頑。相沿不禁。乃號佛爲西方聖人。稱其教爲輔弼世教。夫佛之前世。姑不深究。第據普曜經云。『佛姓釋迦。號牟尼。父淨飯王。母摩耶夫人。剖右脇而生。』等語。考中西醫書。產婦氣血凝滯。交骨不開。催生束手。古有剖脇出胎之說。此出於萬不得已。且爲他人所剖。與兒無涉。倘牟尼之母亦因難產而剖。是災也。非瑞也。又按現時通例。難產無策。祇得戕子救母。西律剖開母脇。有意使母致命。科罪甚重。當時印度尙在狃榛時代。與苗獠正復相類。戕母生子。恬不爲怪。亦蠻俗之相沿耳。相傳中國李耳亦剖脇而生。卒爲道祖。信斯言也。剖胎之子。均得爲宗教家之祖。然則今世之橫生倒產。或臨盆數日不下。或懷孕數年不生。倘有循剖脇之法。其子非仙卽佛耶。不待辯而知其謬矣。

經又云。『下地卽行數武。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自言天上地下。惟我獨尊。』考佛生於周昭王甲寅四月初八日。不過邊陲小國之世子。唐時曾遣長史王元策。擒其國君阿羅那順而歸。可知其國最小。距此亦近。乃顯屬附庸之末。妄號獨尊。所傳下地能走。據詞定擬。更難逃妖妄之評。

『春秋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相傳是日爲佛降生之日。查辛卯爲四月初五日。然則初八爲俗佛日。殆卽世俗三朝洗兒之說耶。附誌於此。可證中國洗三朝確爲野蠻劣習。

牟尼居東宮。娶妻耶輸陀羅。生子羅睺羅。年甫十九。遠獵不歸。父死。國土爲五印度所奪。卽此亡國棄民。離父屏妻。已爲綱常名教所不容。迨後無國可歸。逃入雪山。因演轉牛受報之說。以愚印民。希圖恢復。信從甚衆。災及其身。

考印度佔據後。牟尼猶偷生十三年。怙惡不悛。身遭十惱。迨至臥病。背發惡疽。欲見迦葉。不得一面。毒潰而殂。小涅槃經內紀載甚詳。人皆重諱之。不言。

捏造。牟尼道。成顯容。於華嚴會。中癡人。說夢。何從徵信耶。

印度。受牟尼。愚者。十居八。九妖言。邪說。毒市朝。至召滅國。亡種之禍。今之印人。冥頑不靈。世爲奴隸。我堂堂中國之國民。猶低首下心。佻佻俱俱。崇拜之爲聖人。尊稱之爲輔弼。可恥孰甚。

經云。『過去現在未來。有恒河沙數之佛。』與牟尼。獨尊之說。母乃矛盾。且所謂恒河沙數者。指他族乎。抑指印族乎。若指他族也。則我中國人數最多。開化最早。當時若輩。處黑暗世界。視我邦如極樂國。彼固佛我矣。我乃轉而佛彼。母乃悖乎。若指印族也。則彼所謂嫫母。照鏡自以爲俏。而不知西子。王嬙之美也。井蛙窺天。自以爲博。而不知日月星辰之奇也。若然。彼自佛。彼與我何與。我則傾國以佛之。是猶啖螬。蠅。以爲八珍。嚼矢。擲。以爲沙糖也。

我試狀佛之醜。以示我同胞。佛印種也。其形容體態。與今之印。捕同布巾。纂首。鬚毛。繞喙。山魈。魍象之類耳。豈真丈六金身。蓮花世界。耶。今之印。捕猶浸漬。獸。

風飲食起居差強人意。彼時之茹毛飲血穴居巢處。直怪獸耳。今試設蓮花寶帳。以印捕坐其中。呼彼香花頂禮之婦女。仰首一觀。且噉然驚仆矣。况肯蒲團香火供奉。昔年之怪獸耶。

本朝雍正中有番僧號活佛。俯受王公禮拜。絕不爲動。惟岳囊勤公至。則必先膜手。人問之。答曰。此變身韋陀也。岳鍾琪嚴正不阿。威儀驚人。彼後僧恐遭斥耳。巧創韋陀之說。以免禍。惜岳公陋於習俗。猶有迷信因果之病。不拔劍立斬之。

康熙閒年。羹堯提兵西征。深入藏境。半途乏餉。欲就地採買。金錢不繼。道經古寺。逕將金身之三寶。如來銅身之五百羅漢。開鑪鎔鑄。爲國錢。以濟軍需。英雄之舉。動可愛。如是今日中原之佛像。不啻恒河沙數矣。安得大將軍復生。煽一鑪火。盡使金剛羅漢伽藍尊者輩一律涅槃。豈非快事。

輪迴篇

釋氏輪迴之說。深印中國人之腦膜。究其根源。實因昧於性理所致。孟子論心性。最爲懇切。如良貴良知之語。所以別人性與牛犬殊科。故告子以生爲性。孟子反復辯難。當時輪迴之說未入中原。而辯輪迴必無之理。早已炳若日星。楞嚴經爲佛門最上乘之書。論及「卵胎溼化之人物。歸於情愛相結而得父母子孫相生不斷。」信斯言也。是祖父死轉爲子孫之後代。妻女死轉爲後代之婚姻。顛倒尊卑。莫此爲甚。又云「羊死爲人人死爲羊。死死生生。互來相瞰。汝負我命。我還汝債。經百千劫。常在纏縛。」然則從佛之教。必不食不衣。稿木死灰而後可。由羊而推一年之債。萬年不得糾結。不出數十年地球上之動物。盡爲柔毛短角之獸矣。夫唯有萬物而後有人。試問乾坤奠後太古之人。如何輪迴。若以人轉人。則前

人未死而後之生。青。滋。蕃。果。爲。何。物。所。轉。耶。堯。舜。禹。湯。文。武。之。世。烈。山。澤。驅。蛇。龍。事。敗。獵。製。網。罟。牛。羊。以。祭。鷄。豚。以。養。戕。害。生。命。至。此。已。甚。苟。按。釋。氏。之。律。法。不。當。世。世。爲。禽。獸。耶。

至於以物轉人。微論披毛戴角。羽翼飛鳴之類。冥然蠢然。無功無德。萬不能轉。賤爲尊。卽爪牙相攻。弱肉強食。彼此之殺報。甚多。又何從超生人界。果如其說。殺生之人。死後必爲禽獸。則現世之人。俱爲禽獸。所轉毀辱人類。如此釋氏之肉。尙可食乎。

格致研究家言物之生死。較人更多。卽以一日論。物多於人。殆百千萬倍。倘一命必還一命。應作如何抵償。寔假冥冥之中。設一抵命大公司。以佛司其事。吾知彼卽百倍其千手眼。亦無從紀錄其數也。

况夫佛亦人類耳。所用之鼓。非牛皮。耶。所用之燈。非羊角。耶。錦繡綢緞。非蠶絲。耶。此皆有生命之物。縱謂佛德高厚。不必抵償。則此牛羊蠶蛹之命。應作何歸。

結如謂器具衣服皆現成之物勿庸抵償則人入日用亦皆現成之物佛乃目以宰殺何怨己責人之甚耶。

嗚呼輪迴之說禍我同胞大非淺鮮嘗見夫妻反目每至懸梁兄弟鬩牆或尋短計貧賤則溺女成風負債或飲鴆自盡凡此愍不畏死雖發於一時氣憤然必有輪迴之念澎脹其腦筋以爲今生已矣且冀來生致視死如歸如是故見親朋鬥殺則曰此前世冤家也見行險僥倖則曰此三生幸福也充類至盡弑父弑君莫非夙孽教忠教孝盡屬虛文害義傷仁乃至此極曷勝浩歎。

聖人爲上流社會興禮樂以陶淑君子也爲下流社會設刑罰以懲儆小人也此治國之常經萬世不易之則也自輪迴之說深中人心於是斬絞凌遲略無畏懼每見盜賊臨刑尙昂首呼曰「死何懼二十年後又一我也」似此狂謬不法禮樂既無從成化刑罰且不足誅心輪迴之流毒乃至斯夫。

匪特此也人情莫不欲富貴彼云「敬佛法僧可以邀福不報於今生必報於

來世。貪者被其鼗鼓傾囊。不惜美其名曰「結歡喜緣」。法華經內更有「施捨肉身手足妻子」之語。引「女獻寶珠立地成男」。爲證。愚夫愚婦迷其謬說。於是廣開壇場。巧音歌唱。族姓子女履舄交錯。僧尼無分笑語。不擇拍肩聯臂招搖。梵刹恬然不以爲羞也。賽會迎神。鉦鐘聒耳。童男闈女。脂粉花繡。扮演百戲。環遊街市。父母親戚指爲奇觀。覩然不以爲恥也。鰥寡孤獨。希冀來生祝髮。佛前懺摩。誓悔齋戒沐浴。喜捨軀體。焚其指臂。點爲肉燈。雖然不以爲慘也。奇技淫巧。捏泥刻木。塑爲生像。或妻或女。唯妙唯肖。書名於背。獻神爲妾。獻佛作婢。覩然不以爲醜也。

象教之徒。城府深隱。往往以奧語作禪機。在可解不可解之間。通人每受其惑。三藏經文。汗牛充棟。其文字大都相類較之郢書燕說。尤爲無稽。後世奸僧剽襲其語。思逞私求迹其惑人手段。或密題啞謎。使其自猜。或捏造機關。使其自悟。或假傳古蹟。投其所欣。竟使偏邪之說。無愚無智。盡入臆宮。遂傳某僧爲某。

佛託生也。某官爲某僧再世也。好事者筆之於書。加以評斷。而輪迴之據鑿鑿矣。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此佛氏最樸稜之語。而世俗所樂道者也。似此浮泛。遍詞。愚民反奉爲醒世名言。遂使評騭者。模糊影響。一味瞎猜。因果之說。誤盡天下英雄豪傑。余試作一轉語曰：「欲識彼心。喜當前笑者。是欲識彼心。悲當前哭者。是。」其腔調。卅亦相類耶。

佛言：「一子出家。九祖昇天。不墜輪迴。」今口外烏思藏。活佛傳生已千數代。夫既佛矣。何以飲食男女。穢精受孕。多與人同。佛而與人同也。豈能免輪迴之劫耶。以墜劫之身。教人避劫現身說法。此其所以爲活佛歟。

查活佛始於元世祖忽必烈。封西僧八思巴爲大寶法王。死後又覓一初生之兒。認爲活佛轉生。世世如此。并不戒殺。鹿豕牛羊。任意恣食。胡虜之世。妖孽雜出。固不足論。然彼固儼然佛也。與佛法又大相刺謬。如是豈時遷世變。輪迴之

說亦有特別改良乎則吾不得而知之矣。

人海燃犀

占卜篇

上古結繩而治。至伏羲時代。始制文字。畫八卦。以爲字母。是畫卦爲文字之祖。非爲占卜之祖也。爻辭大象。乃周公文王於憂患中。指當時之事而言。故多用隱語取譬。以爲誘掖獎勵。六十四卦。自始迄終。并無揲拾神鬼無稽之說。涉獵因果不經之談。試觀謙卦六爻。皆吉。其爲正心誠意之書也。明甚。後人乃悞會其吉凶消長字義。任意創爲占卜。不亦謬乎。

孔子言學易可無大過。未嘗言學易可以占卜也。蓋易於君子小人之辨最嚴。視爲黜邪崇正之文。則可視爲識緯術數之文。則不可。後人不求其端。不訊其末。妄以爲天機洩於斯。禍福定於斯。於是乞靈於朽腐之龜。求驗於枯瘠之草。穿鑿爻象。顛覆經文。以爲身具其視。八股家之尋章摘句。割裂聖言。以異也。臧文仲居蔡。孔子責其不智。東平侯問卜。季主論其無益。聖賢於術數一道。舍而不求。蓋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格物致知。可以窮理。不可以窮數也。故著龜之

學君子非之

今世卜家盛行龍虎蛇雀子父財官之字。猶之醫家有三陰三陽之記號也。孩此字爲漢之京房。晉之郭璞。魏之管輅等所臆撰。三代上無此術也。以三代下臆撰之字推三代上臆撰之爻。而曰伏羲周公文王孔子之靈實式憑之。寧有是理耶。

夫數學亦技藝之一端耳。要唯用之有效。資之有裨。劑今酌古。因時制宜。方爲無弊。固不能以古之所有。今必遵行。古之所無。今必淘汰。如歷法足以推日食。月虧。儀器足以測天高地遠。術則勝於古也。物則利於人也。獨至占卜之法。毫無效驗。歷不能推儀。無從測借。古掩飾信口雌黃。左道惑衆。是不容不亟亟淘汰者也。

今之占吉反凶。占凶反吉者。蓋數數觀矣。晴雨豐荒之兆。孰能每卜必靈。間有偶中一二者。或適逢其遇耳。與術奚干。中則歸功於術。不中則置之不問。豈第

卜者欺人亦求卜者甘自欺耳非怨術人學業不精卽自疑禱告不虔從未嘗指其術之本僞者殊可怪也

泰西天文家遞年測日面黑斑以占地球上之豐歉製風雨寒暑表以驗氣候之不齊百不失一中國之占卜家對之能勿顏汗蓋彼之占卜由推測而來此之占卜由摸捉而得也推測精者無往不合摸捉偶不湊巧則毫釐差以千里矣

不見夫五都之市垂簾者輩以羨文周孔爲招牌以神煞鬼支爲貨色以姜太公諸葛武侯劉伯溫等爲字號捏造九天玄女等名爲護法由六壬課而變出梅花數生數等法由著草而變爲銅錢由龜卜而變爲羊卜候判者門庭如市問字者戶限爲穿果操何術而令人顛倒若是耶曰迷信鬼神搖惑禍福之俗未化也彼輩尙得售術糊口如僧道之穿花懺斗巧詐孔方若風氣宏開自當匿跡銷聲何從售其伎倆耶

鏡聽也。祈夢也。婦女之以繡鞋占鬼卦也。神前之以盃筴求靈筴也。類不離占卜之宗旨。總而言之。如何巧立名目。鋪陳奧妙。與拈鬮擲色。正復相似。假如用唐詩千百首。編定上中下吉凶。隨手挑出。據辭判斷。必與易數籤經同其靈驗。不論磚瓦等物。亦可燒紋斷事。何必灼龜屬垣。有耳皆可採所聞。以觸機。何必聽鏡。况夫妖夢是踐實屬荒唐。視履考祥。尤爲狼狽。嗚呼。吾恨其惑吾更哀其愚。

古人有重龜不重筮之言。說者謂龜書已失其傳。夫其所重者既已失傳。又何有於所輕之筮。况古有玉卜瓦卜之說。則龜亦無靈。已可概見。

周公卜世三十。卜年八百。或承商之末葉。民俗小頑。特假神道以設教。或當時楚子問鼎。王孫滿臆造以覆。均未可定。惟考三十八百。諫中無此定數。其爲設辭可知。書召誥。借夏商以戒成王云。『惟有歷年我不敢知。』誥中重複言之。是向朝之召。公卽不以周公之下爲據。迨及七百年。孟子云。『數則過矣。』豈

孟。子。不。知。周。公。之。卜。耶。洪。範。內。之。稽。疑。亦。在。皇。極。三。德。之。後。林。氏。解。曰。『人。事。不。盡。雖。吉。何。補。』語。簡。意。深。卽。此。可。證。總。之。『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固。不。必。借。重。著。龜。籤。筮。告。哀。於。土。偶。本。備。之。前。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願。世。之。讀。書。種。子。於。書。中。之。言。卜。筮。處。勿。庸。喋。喋。深。求。是。爲。得。之。

選擇篇

自趨吉避凶之說中於人心而選擇之術出年上選月月上選日日上選時穿插干支縱橫星宿其術甚繁其理甚晦喪祭冠婚土木建造莫不待決於是此中國數千年來之最劣點也

接選擇有二故一爲人事之便與不便此必不可少者一爲星辰之吉與不吉此必不可信者

以言人事如嫁娶喪葬緊柱上樑出行移徙等類先定日期以便治事則物備工省臨時既不至倉卒張皇交接亦不致稽延遲誤一宜未雨而綢繆勿臨渴而掘井一此選擇之必不可少者也詩曰一吉日戊午既差我馬一又曰一吉日惟戊既伯既禱一所云吉日不必盡指星辰而曰既差日既伯日既禱其從容不迫之意溢於言外矣

如以言星辰也查歷書內每日條下所開甲子乙丑等六十干支金木水火土

五星角亢氐房等二十八宿。執破危成收閉。建除滿平定十二黃黑道各名。日皆憑人挑定。過而復始。綜而言之。謂爲每一日各有不同之名號。則可譬如甲子日。又名金星日。又名角宿日。又名執日。一日而四名。猶之正月初一日。稱爲元旦。又爲朔日。又爲履端穀旦之例。舍此稱名之外。不能爲別用也。多事者。乃捨其名號。注解縱橫。強爲牽紐。著作成篇。炙梨禍棗。務求迎合庸俗。稽之字義。於六書。又毫無牽涉。文辭俚鄙。多市井鬪儉之談。惜乎未經祖龍一炬。天干地支相合。古人第用以編歲次。以紀月日。與一。二。三。四之數目相同。並無五行生尅之理。使竟易詩韻百家。姓以代之。未爲不可。况夫水。火。金。木。土。穀。本夫禹謨之六府。去穀而名五行。見於箕子九疇。大禹金先於木。箕子木先於金。因爲民生日用所必需。故皆重。並未指爲天上之星辰。亦未言關係萬物之消長榮枯。則生尅之說。何自來乎。既無生尅。甯有吉凶。而矯揉造作。以圖其說。可謂想空心血者。

至於日月星辰。無知無覺。豈能掌管地上之禍福。所立星宿名目。不過借假名。以便稱呼耳。實與本星宿無涉。乃泥歷書。挨列編次之虛名。而求其禍福吉凶之實驗。倘易千字文。以爲編次。則「焉哉乎也」之字。亦能司休咎乎。

試舉一狼星。而論星本非狼。而名曰狼。以比象盜賊也。日家遂以狼星掌管盜賊。孟子云。一搜濼。不援是豺狼也。以豺狼爲比擬。蓋此默殘忍無人性也。不觀夫林深月黑。當道狂曝攫過客。以爲糧。何嘗審擇善惡之肉。而後施其爪牙乎。世間之真狼。不能分別善惡。寧天上比象之狼星。而能掌管盜賊乎。狼星既無掌管之權。則五星二十八宿。亦無特別之能力。不待智者而知之矣。星宿之不足憑。如是彼執破危成之字。又何用耶。

國家頒行正朔。使各方面一體遵循。此帝王經世服物之大權。原不以吉凶爲主義。歷代以來。朝廷取士。從未開星家諷吉之科。蓋以選擇一道。欽天監雖有兼司。然理近渺茫。無補朝政。不得視爲重典也。

世俗牢不可破。偶有動作富者每重幣以詢日家。貧者亦檢歷以尋吉慶。無非選用開成好字之日。擇配天恩。大喜之星。閉破之字。例在不取。偶遇遊禍水痕。勾陳血忌等之惡煞。則驚心動魄。不敢用。每有極緊急之事。因而遷延。致誤者。甚至口所道。必道吉祥也。耳所聞。必聞吉祥也。筆所書。目所觀。非書吉祥觀。吉祥不爲快。喪家忌雙恐重喪也。婚家忌單。患折散也。逢不如意之物。自怨運衰。旁人無意冒犯。卽指爲咒咀。疑爲斃鎖。至於鵲噪。鴉鳴。莫非先兆。童謠亂夢。盡屬禳祥。種種忌諱。皆選擇家實厲之階。殊不知吉凶之應。雖曰天命。莫非人事。所謂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乃不返躬自問。居易俟命。祇以五行生尅。無知無覺之星宿。黃道黑道之字音。認爲吉凶。一若禍福之權操諸一星一言一字。一聲皆主降殃。降祥。懍然奉爲旨意。西哲之言曰。一不自由。毋寧死。一聚四白。兆之神明。貴胄受專制於無謂之記號。其爲不自由也。孰甚。西人於不自由中。起死念。中人於不自由中。覓生機。其程度何啻霄壤耶。

荆湖近事。載「李戴仁與妻異室。約以有輿則見。一夕聞扣戶聲。遽取百忌歷燈下閱之。大驚曰。今夜河魁在房。不宜行事。妻慙怒而去。」當時引爲笑柄。嘗見闖閩偷父。冬烘學究。猶奉百忌歷一書爲枕中秘本。以爲衛生媚神之道。在是不亦僨乎。夫寢席之褻。猶小也。至於猝然暴病。決不得因時辰。冲犯不用醫家賊寇。忽來又豈能以日犯凶神。聽其搶擄。世之研究家。不少胡爲此理。不明而猶相率馳驅於五里霧中耶。

事莫重於征伐。武王以往。亡日興。紂以甲子日亡。禮莫重於喪葬。古人定制。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先期後期。俱屬不合。葬書內「己亥日下葬。最凶。」查春秋時。以此日葬者。十有餘人。又子太叔云「若待日中。恐久勞。諸侯。」卽此數端。可知古人隨禮隨勢。而行年月日時。俱不選擇。

前此科舉未廢。三年大比。拔擢人才。爲國家最大之典。較之民間進人口會親友。孰重孰輕。乃定例。辰戌丑未年之三月初九。十二十五爲會場。子午卯酉年

之八月初九二十五爲鄉場從不更改。豈年年此日皆天恩上吉耶。古無十二時之說。洪範言歲月日而不言時。周禮馮相氏言歲月日辰而不言時。後世歷法漸密。於是日分爲時。左傳卜楚邱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此言時之始也。其後日分十二時。每時又分爲二。曰初曰正。亦猶西人分二十四點鐘也。而選擇家以子初爲壬時。丑初爲癸時。寅初爲長時。卯初爲甲時。辰初爲乙時。巳初爲巽時。午初爲丙時。未初爲丁時。申初爲坤時。酉初爲庚時。戌初爲辛時。亥初爲乾時。卽今憲書所謂一寅申巳亥月。宜用甲丙庚壬時。子午卯酉月。宜用艮巽坤乾時。辰戌丑未月。宜用癸乙丁辛時。是也。查此等名號。創於遼人錢辛楣筆記。『都門法源寺見遼舍利函後題甲時。又戒壇寺遼法禪師碑後題乾時。又遼石幢二。一題庚時。一題坤時。』夫以胡虜任意妄題之字。漢族乃爲之注解貫通之。此必三家村劣僧之所爲。非通今博古之哲士所爲也。

經天緯地。子惠元元。卽國家之休徵也。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和。研究政治者。宜三復斯言。及時修省。天君泰然。卽身心之佳兆也。易曰：『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研究修身者。宜三復斯言。

大正
三
年

三
月

符咒篇

古有祝由科。專司符咒。其秘書皆作奇怪不經之字。如雨頭鬼旁尙頭食旁。此等邪字。以下萬計。因驅疫瘦。名遂與醫家混。為一門。託言神農秘訣。欲奪虛鶻之前席。是可怪也。

賴符咒營生者。莫甚於羽流妖道。師公師婆。鬻殃鎮壓之輩。查羽流妖道。名目甚多。如正一道。土火訣道。茅山道人。法官法師等。不可勝數。師公師婆。即男巫女覲。鬻殃鎮壓。即蠱毒魘魅。凡此皆干十惡不赦之條。其惑衆也。遇有蓄病。聲言狐鬼爲祟。勒索數金之贈。許保平安。致下等社會。無知婦女。有病多不延醫。調治而就。此輩乞靈以故。一年之中。死於符灰邪藥者。不可計算。尤謬者。每年五月五日。家家貼黃紙符。上有印信。係法師名號。九疊篆文。與前代官印同式。營小利者。照式印造。被迷惑者。爭相購買。每張只費銅錢數枚。謂能驅邪逐鬼。其符咒內。不言玉皇之敕旨。即指老君之律令。按敕旨律令。權操帝王。其奉

敕按律之人必係朝廷之官府印信圖記必頒自禮部鄭重若此所謂名器不可假人也此外僞傳聖旨私雕圖印科罪甚重何物法師妄用印令以濟其奸苟科以罪不當立斬立決耶

或曰律令雷部之獸其行最速故道家以爲用考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一檄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得車騎將軍幕府文書上郡屬國都尉二千石守丞廷義三水十月丁未到府受印發夫討咎急急如律令」然則急急如律令乃漢之公移常語久爲術家剽竊而慣用耳

世傳玉皇老君歷史一姓張一姓李常人也何處得有掌管神鬼之權何能任意製此靈符神咒誦媚鬼神之輩翹首企足奔走恐後秋蚓春蛇之輩黏滿門楣聳牙佞屈之聲嘈於耳鼓以爲墨汁淋漓怪音叫嘯彼玉皇老君之精靈實憑於此不亦奇乎

微論世界無邪魔也卽有之亦斷非亂刻一顆木印隨手胡畫幾筆披髮仗劍

隨口。吹。噓。數。聲。所。能。制。伏。夫。愚。人。窮。窘。借。此。歛。錢。無。足。爲。怪。所。怪。者。億。萬。人。一。律。迷。信。耳。若。謂。理。雖。不。合。事。實。神。奇。驅。病。之。符。百。發。百。中。逐。鬼。之。咒。愈。念。愈。靈。不。得。不。信。果。爾。則。謂。奸。盜。詐。僞。之。爲。雖。背。公。理。因。獲。利。甚。鉅。不。得。不。爲。可。乎。哉。或。謂。符。咒。治。病。有。靈。有。不。靈。其。實。一。無。所。靈。寒。熱。小。恙。勿。藥。有。喜。者。甚。多。豈。符。咒。之。爲。功。乎。况。夫。彼。用。符。咒。未。必。不。兼。用。醫。藥。果。能。將。諸。醫。束。手。百。藥。無。效。之。重。病。畫。符。念。咒。咄。嗟。之。頃。霍。然。全。愈。百。試。百。驗。則。泰。西。之。格。致。家。富。航。海。來。華。極。力。研。究。此。理。以。爲。醫。科。一。新。發。明。之。術。矣。

大。悲。準。提。等。咒。閻。闍。盛。行。且。捏。造。其。咒。爲。從。肉。髻。內。湧。出。者。名。曰。真。言。謂。持。誦。萬。遍。富。貴。子。壽。無。求。不。應。迷。信。者。且。暮。木。魚。嘈。嘈。不。歇。咒。之。義。既。不。可。解。咒。之。聲。尤。不。耐。聞。隨。園。老。人。之。卮。言。曰。『未。登。拗。項。橋。先。爲。反。舌。鳩。大。言。雖。炎。炎。聞。者。搖。其。頭。僂。音。玄。女。笑。蠻。語。參。軍。愁。』此。詩。本。以。譏。南。人。之。操。北。音。今。請。移。贈。諸。持。咒。者。

相傳張天師爲漢米賊張魯之裔。世居江西龍虎山。子孫世襲。專司神鬼。法官法師。奔奏左右。售買符呪。門庭如市。中國無愚無智。奉如萬家生佛。光緒乙巳冬。天師張元旭。自中遼海而南。盤據閩垣。要結當道。廣買符籙。吾友莫等。聞齋主人。自滬上刊印萬紙傳單。馳寄閩中。力破其妄。於是閩中學界羣起。而驅之。天師立脚不牢。鼠竄而去。各報登錄其事。以爲張真人之末路也。使天師果能以符呪驅策神鬼。胡爲狼狽至此。

古時邪術之最靈者。莫過於唐太宗時。所傳西僧呪人立死立生之法。太宗試之甚效。獨太史令傅奕奏稱邪不勝正。請以呪臣。臣必不死。帝卽命西僧呪之。傅奕挺然無恙。少頃西僧自斃。事詳正史。可知一切符呪靈否。皆與西僧同世之研究符呪者。何不以傅奕爲師。世之善作符呪者。更當以西僧爲鏡。

按西僧呪人生死之術。頗似泰西新發明之催眠術。其法能以自己腦中之電運動他人腦中之電。握手之頃。令人昏迷。然亦當驗明自己之電。可敵他

人。乃。能。爲。力。偷。有。不。敵。或。自。致。昏。迷。以。理。參。之。傳。奕。必。強。於。西。僧。不。過。握。手。
與。不。握。之。懸。殊。耳。附。誌。於。此。以。資。參。考。

相法篇

相書汗牛充棟。篝火狐鳴。著者不一家。傳者不一法。且下最通行者。莫過於麻衣神相。其開章最關鍵之語。乃曰。『相隨心生。相隨心滅。』夫相既可與心爲游移。則此術雖存。亦無所用。一言足以蔽之矣。而世復齷齪以求。喃喃以辯。毋乃近於夢囈耶。

庸俗富貴之念。沸於心。貧賤之遇。棘於眼。苟有便佞者。從其旁而突梯滑稽。摹其丰神而寬解之。肖其骨格而阿諛之。望梅亦足止渴。畫餅亦可充飢。於是乎風鑑之術不靈。自靈而相之道大行矣。

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以感動之。以相人說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見史記）通欲導淮陰背漢。故爲是隱語。

以借端入港耳。豈真相士耶。然余常酒酣耳熱時。每披其傳。一再讀之。第覺其眼若流星。舌如電光。高談雄辯。縱橫莫當。不得不歎爲千古獨一無二之相士。今世之垂簾賣技。滿口胡柴者。果有是乎。

唐苗晉卿落第。遇一叟善相。問曰。某應舉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問。苗曰。某困於窮變。然愛一郡可得乎。曰。更向上。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怒曰。將相向上作天子乎。叟曰。真者不可得。假者即得。苗以爲怪誕。後果爲將相。及德宗昇選。家宰居攝三日。見李幽闇。聞鼓吹。此節近於搗虛。殆好事者爲之。或者此叟觀苗公。氣概不凡。逆億其必有大用。竊蒯通之故智。欲售其運動之方針耳。但苗公爲唐之醇臣。固不爲所愚也。

王荆公久居樞要。有劾以宅枕乾剛。貌類藝祖。荆公上疏請罪。曰。宅枕乾剛。乃朝廷所賜。貌類藝祖。乃父母所生。夫介甫。弊政甚多。何不可劾。乃言及此。豈彼固以精於星相。自矜耶。介甫迄不爲所動。甚矣妄談風鑑者。不足以謀大事也。

相書云。『身象侏儒事不成。舉事中止後無名。百姓所笑人所輕。』信斯言也。短小者皆不容於世矣。晏子不滿七尺而爲齊相。裴公不滿七尺而爲唐相。臧武仲之侏儒而仕魯。又將何以解之耶。世人往往貴長而賤短。鄒忌八尺而自娛。曹交九尺而自負。宜夫相者工於譎世媚俗也。

舜曰。重瞳項羽亦重瞳。何仁暴竟如柄鑿。陽虎貌似孔子。何奸良迥別。天淵且人生始貧而終富。先賤而後尊者甚多。彼則曰。步位之故。自天庭以至地角。因有限定之年分。遂有不同之運氣。獨不思。氣運與身體爲轉移。所謂富潤屋。德潤身者也。豈有某年在眼。某年在鼻之理。世界倘無醫生。則眼痛鼻淵頭暈耳鳴之病。彼將出奇方以藥運氣乎。

醫家診病。望居其先。蓋相其氣色精神。以揣度病之輕重。非相其年運也。是以盧扁和緩以術鳴者。不爲後世所關。

人身之由少而壯壯而老。與花卉同由蕊而華華而落。與吉凶無干。乃借此分

派部位。限定歲年。以爲富貴貧賤之證。將模糊兩可之言。高棧身價。初探舉動。略擬生平。再訪數言。摸捉竟入。嘻笑怒罵。自成文章。比擬援證。皆爲陷穿聽者。易入玄中。好事者。張大其術。爲之標榜。彼竟自號半仙小仙。名目肆意。惑人誠。斃道也。

風土不同。則顏色殊。飲食不同。則體格殊。地位不同。則舉動殊。帶分寒熱種類。不齊。界判華夷性情。各別。彼又將操何訣。以相之耶。況又有一身具二形者。俗呼陰陽人。晉五行志。謂之人癩。舉此類。以質相者。彼未習格致之學。當咋舌莫辨矣。

世襲之家。生而卽貴。賤相亦受榮華。奴婢之兒。生而卽賤。貴相亦遭卑辱。窮通殊致。皆目見可必之事。與相何與。若謂貓犬馬騾。尙傳相法。何獨於人而無。然相其能力。非相其吉凶。此與人之俊而秀者。可習文。強而有力者。可學武。蓋一理耳。伯樂之相馬。橐駝之相樹。皆以能力爲目的。苟持此法。以相人不涉吉凶。

虛妄之詞。則量才器使。相法爲可貴矣。

夫以面貌之凹凸。高下長短。闊狹。定其吉凶。豈樹木石塊之類。亦有吉凶耶。以面色之光明晦暗。黑白青紅。猜爲禍福。豈染坊顏色之料。亦有禍福耶。舍其心之全體。大用而從事於形骸。何惑之甚也。孟子曰：『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其斯之謂歟。

吾謂相法之最精者。莫過於孔孟。孔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猶穿窬之盜也。』與『孟子曰：『觀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此千古知人之不二法門也。是之不究。而惑麻衣神相之術。以爲鑒別賢否之指南。針其不至。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也。幾希。

算命篇

相面者。借有形之耳目口鼻以愚人。尙可謂由真而贗。算命者。借無形之年月日時以愚人。可謂以贗濟贗。夫干支設以紀數。並無生尅。與人身毫無關繫。萬物亦然。造成之後。美惡久暫。視人之製用。如何與製造之時。日毫不相干。今以無理之生尅。預定未來之吉凶。豈非以贗濟贗。

試就五行生尅之說。觀縷辨之。木種入土。水以潤之。日以暴之。然後根幹枝葉漸次而生。當土火水未有之時。木既不能自成。亦無植立之處。此不待智者而始知也。若謂木能生火。木性必當極熱。何能以極寒之水。生極熱之木。如果木生於水。木應爲水之子。如果火生於木。水應爲火之祖。以祖孫而相反相滅。有是理乎。且土金木未有之時。水存何處。倘以鑽燧取火爲木能生火之證。則石中未嘗無火。石係土類。何以不言土而言木。水之潤澤。物盡賴之。何獨於木土之厚重物盡生之。何獨於金。若謂金能生水。則洋海江河之水。以化學凝之。必

當復金之原質。國何必患貧。再論其相尅之能。彼此更無一定。杯水必不能尅車薪之火。燭火亦不能尅一鈎之金。懷囊之時。水且尅土。咸陽一炬。木石俱焚。蓋亦視其勢之強弱。何如耳。

或曰。五行之生尅。論理不論事。謂論事則涉於形跡。與精微之妙蘊。不能吻合。不知有物。方有則事。雖因理而後明。理必因事而始顯。若舍事而言理。便涉空虛。牛鬼蛇神之說。蜃樓蛟市之談。聽者反認爲奧妙。精微其不致頭頭撞網。腳腳踏空也鮮矣。世人易爲異端籠絡者。千潭一印。奚獨算命一端爲然乎。惟有據事以斷。因其已知之理。而益審之。則物格知至。可決於片言。任彼遁辭。說說五花八門。祇索付之。適然一笑而已。此輩何從售其贗本耶。

夫推年月日。始於唐之李虛中。推年月日時。始於宋之徐子平。言命者以干支爲憑。合爲八字。亦思干支何自始乎。蓋昉於唐堯之元載。通鑑前編本經世歷定爲甲辰。竹書紀年則以爲丙子。路史則以爲戊寅。山堂考索則以爲癸未。其

齟齬如是。是則今所據之干支。其爲此干支。與否未可知也。而謂人之命。在是據此推測。惑孰甚焉。

本朝方爾止。畫四壬子圖。繪陶淵明、杜少陵、白居易。自執詩卷。請教模蠹鑄。島之濫觴。固不足責。然彼殊未諳考據耳。果明知干支之柄鑿如是。當付此圖於一火。

宋稗類鈔載洛陽一老人八字。與文潞公符合。而窮達不同。挽日者推之。日者不解其故。疑爲南北之分。水陸之異。務爲騎牆之說。以圓其謊。算命之伎倆。固爾爾也。宋人小說。載蔡京八字。爲丁亥壬寅。壬辰辛亥。與東京鄭粉兒子干支并同。可知世界上無日無時不生。亦無日無時不死。其間貴賤賢頑。干支相同者。難更僕數。彼算命者將何術以處此。

中庸云。『居易以俟命。』孔子云。『見危受命。』子夏云。『死生有命。』康誥曰。『惟命不于常。』是人命必有主之者。猶一家之人受命於家長。一國之人

受命於君。主誰能預爲算定。祇此惟命不于常。一語可知。卽有命固不能算。非若日月交食。五星凌犯等事。有一定推測之法也。

君子之於命也。平居則順受以俟之。臨難則委曲以授之。見幾而作斷。不能先事而知。今之弊者。每賴占卜算命爲生。豈天下之無目者皆能先知耶。抑亦不盲者深喜問道於盲耳。殊可怪也。

世之中。腦熱怪病者。欲求富貴利達。不圖實踐。惟結想妄誕。之是務。極力研究八字。慕其事之所不能冀。其遇之所或有其與。尋詩入醋。鑿中者。蔑以異。不獨昧於素位而行之道。且失權衡之靈性矣。烏足與言格致乎。

風水篇

古人造屋築墳。所言方向風水。原取其相稱相宜。并無休咎之說。後世營求富貴。無孔不鑽。好巧之徒。遂因山水之形勢。捏造吉凶。投其所好。於是夫堪輿家。出宋司馬溫公及趙汴等。皆罪其誘造化而誣生民。欲焚書以絕其術。一詳唐荆川稗編五十八卷內。但祇言誣誘二字。未明揭所以誣誘之罪。被惑者必在疑信參半之間。縱焚其書。不能盡絕其術。余爲爐邪說起見。不能已於言也。風水要領。不外兩端。一係山之形勢。一係人之骸骨。

其言形勢也。如某山有龍虎形。某山有蛇蝎形。人因其果然逼肖。信之不疑。獨不見雲霞之狀。耶如奇峯如飛鳥。變幻無窮。比之山水。雖虛實不同。而天然之形勢。則一又不見樹木之形。耶如蟠虬如怒龍。各具骨格。比之山水。雖大小不同。而天然之形勢。則一雲霞樹木。無降福降凶之神。通獨山水有之。憑何證據。而造謊若此。試觀五金八石。雖一拳之大。以顯微鏡測之。其中之孔竅。甚多。豈

高山。大地。而無天然。空穴。乎有冷熱。燥溼。之不同。致赤白青黃之各色。生植之物。往往如斯。豈青山綠水。而無天然。文彩乎。峯巒環抱。隨步易形。乃術家借紆迴曲折。爲真脈。真龍。借左右包裹。爲真山。真穴。借穴中之熱燥。爲得氣。之生借土色。之赤黃。爲得形。之正。房屋之方向亦然。某物衝犯。主家長。刑傷。某向無情。主家庭。消敗。若此。胡言不一。而足。夫形容。爲人之表面。似乎較墳墓房屋關係尤深。然富貴者。不能因愁容。而卽卑辱。貧賤者。不能因喜色。而卽尊榮。獨不見梨園子弟。粉墨登場。時而忠奸。時而妍醜。可知外觀之形態。可任意修飾。與吉凶。毫無轆轤也。以最親最切之本身外形。尙無吉凶。則身外之墳墓房屋。亦何足論。土木之興合形式者。爲美。不合者。爲陋。不過爲娛耳目。計與衣服車馬等物。同斷不能因美而生吉。因陋而招災。理甚著也。乃蚩蚩者。竟以吉凶禍福。即之無稽之風水。白鶴之徵祥也。青鳥之集異也。年神向首。刊爲專書。三合四衝。創爲謬論。是豈第誣謗已哉。此其一端也。

至於骸骨、乃朽腐之物、更無靈驗。夫父母之心、孰不願子孫之賢後代之昌、然丹朱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聰明容知如堯、舜尙不能以聖德襲其子孫、矧死後無知無覺之枯骸、有何神力、反能蔭及後嗣乎。況夫葬者藏也、孝子不忍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今乃拘於陰陽禁忌、未葬者必遷延以擇穴、既葬者乃營兆以邀福、非中地師淫弊煽惑之術、何以致此。術書言風水之響、應有銅山西崩、洛鐘東應之說、引爲父母子孫骨殖庇蔭之驗、按山崩鐘應、實爲聲學之權輿、泰西之造、無線電、其研究之根源、實係此理、與風水之說、絲毫無涉。夫上古嘗有不葬其親而委之溝壑者、後世生不已、豈溝壑中皆子孫興旺之龍穴耶。陸次雲响谿織志、載蔡嶺遐黎、賤倫絕理、父母過五十、則烹而食之、云葬於腹中、謂之得所、而後裔蕃育、繁於禽獸、豈臍腑中亦瓜瓞、縣縣之吉壤耶。且鄉風各別、葬法不同、有天塋、鳥塋者、有水塋、火塋者、有公塚、叢塋者、皆無需風水之士、何以此方之人、亦自有壽夭貧富之不齊乎。彼之說曰、「祖考之穴、主長孫

貧賤夭亡。父母之墳。主長子百年富貴。一應於長子。長孫不應於次子。次孫則所應者。決非風水之靈矣。又曰。『左旗右鼓之山。必生武將。前嶂後屏之墓。必出文臣。』然則爲將相者。皆祖墳風水所致。非經濟學問所致。耶。彼又云。『未看山頭土。先觀屋下耶。』是致身將相。非好男子。不可信斯言也。骸骨不已。無靈乎。此又其一端也。

考近時風水書之最盛行者。莫甚於雪心賦。而連篇累牘。必有福由心造之言。此預爲躲避卸責之計。以掩將來不效之羞業。此者非自爲一家言。卽通同一氣。而弄弊亦從無一定之規。足見此術原無實據。索隱行怪。互相聚訟。是可焚也。

川嶽鍾靈之說。非庇蔭後人之謂也。蓋專指形身之氣質。各隨水土之清濁而言。歷代稱最精風水術者。首舉郭璞。璞蔭未及子。刑已及身。何謀人智而謀己。反拙耶。夫璞之於堪輿也。胸有成竹。日無全牛。川嶽果有靈也。當引璞爲知己。

而璞之死也。身無葬所。是最不靈者。莫川嶽若。最不智者。莫郭璞。若而讀璞之書者。胡猶斤斤於庇蔭之說也。

生事之以禮。葬之以禮。人子於父母所當盡之大事也。乃若以父母之骨殖公然暴露以待爲圖利謀財計。且有屢次遷葬以擇吉穴。忍心害理。莫此爲甚。此司馬溫公所由深惡而痛絕之也。

術師貪小利。以媚人。信從者貪巨利。而受人之媚。每有利令智昏。結訟成仇者。悲夫。自青島之術售使死者果有靈也。百族之子孫方奢望於世間羣姓之祖宗當環泣於地下矣。

今之編氓筆戶亦累累然。浮攢淺厝。非風水害之實富家害之也。富家崇信風水。挾重資以求佳地。蛇山蠹百出其術以相欺。遂使尺土寸泥。槁壤珍如拱璧。彼貧戶既無買山之資。且習見夫紳豪之矜式。鄉井者猶山積。其若祖若父之柩而不葬也。以爲吾儕固無責焉耳。嗟夫。崇信風水者。自居於逆子之列。而

且絕人以孝子之路是非可殺耶

古者葬不擇地周禮「墓大夫掌邦墓地域爲之圖令民族葬」晉有九京漢有北邙凡國家墓皆萃焉後世風水之術行山田之寬濶者皆爲豪家所佔如七寶樓臺折無片段遇有餘地廢畝或立之石或植之樹以爲觀美尙有零泥碎土留讓他人耶此無他地域之圖廢而族葬之禮湮也

粵人溺於風水妄思趨吉避凶既葬其親復出諸土水之火之兵之瘞骨以罈移葬他處名曰翻金罈黃霽青太守作詩以警之其詞曰「翻金罈何其愚風水不知有與無爾祖爾父生何辜死後窆壤不得安其居百盜延堪輿千金買山地坏土猶未乾掉頭旋復棄邱斲棺骸骨何異狐埋更狐搯子孫忍爲盜賊行富貴焉能異凶悖美哉金罈藏諸幽夜來鬼哭聲啾啾牛眠吉壤如可求又有覬覦人巧偷一噫三復斯詩信風水者可以返矣

祈禱篇

凡事求之以道曰正道。求之不以道曰左道。正道足感人。左道足惑人。感之與惑。字形相似。而理解大相懸殊。格致之學。不明虛妄之事。雜出無怪乎。道其所道。而羣趨於惑也。

煎湯。煮雪。蒸沙。求飯。此必無之理。世皆以爲誕也。然雖十倍百倍。其誕始作。備者。簧鼓其詞。繼之者。明知其誣。而不之斥。再繼之者。疑信參半。而受其欺。於是乎。背道以求者。舉國若狂矣。此祈禱之事。所由盛行中原。而未有艾也。

世俗所稱祈禱者。厥有數端。一曰晴雨之禱。一曰疾病之禱。一曰祈子。一曰祈夢。許子曰。此數者。而可求也。雖拳匪之妄。吾亦爲之。

氣候不齊。雨暘失正。爲國家豐歉所關。古乃有所禳之法。然傳其名。不傳其意。所以先王之學術。一變卽成異端。究其首惡。皆由佛老兩家。佛以戒殺斷葷爲善果。老以呼風喚雨爲神通。故晴雨失時。有司必先禁屠沽不效。又繼以法官。

妖道搭臺設座。敲磬鳴鉦。如演大劇。甚至以犬血活人爲法。物以召魔。遣將爲大典。或曝偶像於廟庭。或繪旗旛以星斗。殊不知木偶雖煨煉成灰。猶不能激其威。武豈一曝所能致效乎。地球亦行星之一。晴雨關於地氣。與他星無涉。豈繪之遂能致雨耶。

尤有謬者。城市鄉村。俱設龍王廟。平時供獻不絕。旱與澇均往禱之。禱而不應。卽迎神賽會。效而後止。各寺觀皆誦經懺佛。寺門大書特書曰『叩天祈雨』。或『叩天祈晴』四字。以顯其福國佑民之目的。獨不思佛乃已死之人。泥質而金裝。龍係鱗蟲之長。春起而冬蟄。何能司晴雨之權。若謂叩天而所供所禱者。則又非天徒借天以爲掩飾耳。若謂佛能救苦救難。三洲感應。何以平時已竭誠供奉。尙有此災。豈佛亦如今世之貪官污吏。不時虐民以詐財物耶。左傳

『夏大旱。公欲焚巫覡。』當時非之。吾獨以爲不可無此舉也。

董仲舒求雨篇。有祀戶。決橋。聚蛇。埋骨。以及紙龍。童舞。諸法術。則備矣。母乃同。

於兒戲。周禮以醮燎祀雨師。注疏家以爲雨師卽畢星。此蓋本於月離於畢之說。然塊然列象必無驅策雲雨之能。則畢星非所當求也。搜神記以商羊爲雨師。夫天將雨則商羊舞亦猶爰居知風。螻蛄知雨之智。而謂能布散神漿也。則何不以爰居爲風神。螻蛄爲雨神乎。

春夏多雨。秋冬少雨。地球熱帶多雨。地軸兩端無雨時之寒熱不同。則氣之蒸。蒸有異地之溫冽不齊。則氣之燥溼有別。積雨多寡由是而分。左太冲賦。『潛龍盤於沮澤。應鳴鼓而興雨。』羅浮山記。『淵有神龜。人穢淵卽澍雨。』華陽國志。『天有井。故多雨。』列子。『赤松子爲雨師。人水不濡。入火不焚。』此等離奇情。况之談。儕諸夢中。噫。語可也。

元初浙江錢塘縣鄉民謝四。溺死好事者託名封號爲『金龍大王』。後人踵事增華。旱澇一來卽隳資迎之。巫覡前導法帥。後隨男女交錯。塞巷填街。此風至今未熄。甚哉惑也。夫天道無言而萬物亨久晴必雨。久雨必晴。物極而變。循

環之理。乃錮蔽不開。必歸功於龍王神佛。且崩角摩頂。以求溺鬼。使溺鬼皆可爲龍王。則古者懷山襄陵之巨災。稱澤國龍王者。不幾以千萬計耶。

成湯禱雨桑林。以六事自責。頃刻之間。甘霖千里。古聖王盛德感天。或能致此。後之人不能默體其禱之心。而實踐其禱之跡。且舍天而不求。竟求之無稽之龍神佛。老邪正是非。竟不能辨。此與日食月食。伐鼓救護者同一食古不化之病也。

至如疾病之禱。子嗣夢寐之禱。雖較之祈晴禱雨爲害尙小。然其荒誕無益。同爲智者所痛斥者也。『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邱之禱也久矣。』夫孔子千古唯一之哲學家也。豈崇信虛誣之術。不過婉言以答子路耳。觀其病聞。乃曰。『久矣。由之行詐也。』則禱神之詐。固聖人之所惡也。周公以武王之疾。植璧秉珪。告於太王。王季。文王。悌友之念。迫於中。乃有此舉。所謂一片血誠也。後世烏得竊爲口實。

姜嫄履帝武而生后稷。徵在禘尼邱而生孔子。鑿鑿見於經傳。後世於是遂有
祈子之事。封氏聞見記載。『雍邱婦人多於孔廟祈子。且有露形登夫子之堂
者。』夫古帝王賢聖立不世之業於人間者。後之史冊每粧點其誕生之異。以
膾炙人口。蓋欲後人記念不忘。特爲此語。此著作家之通病也。不善讀書者。乃
迹其草蛇灰綫。引爲確據。婦女因而信之。奔走拜跪。褻瀆古人。成爲劣俗。吁可
怪已。

晉侯夢大厲。披髮及地。不得嘗。新重耳夢楚子。伏已。懸臍。遂獲大捷。左氏信筆
滑稽。可謂善說夢矣。孔子云。『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此想像之夢。非眞夢
也。總之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不待祈也。後世以虛幻爲眞。詮以鬼神爲感。召如
杭人於于忠肅公廟祈夢。蘇人於况太守廟祈夢。京師於二相公廟祈夢。二相
公者。子游子夏也。二賢掌夢。不亦奇乎。此等劣風。爲民上者。不可不禁。

夫古之善禱者。莫過於梁武帝。捨身佛寺。誓以餽。翹終其身。卒之侯景搗竿。鼓

人海燃犀

五十八

驚○動○地○紙○鳶○繫○詒○援○兵○不○來○佞○佛○求○福○而○反○得○禍○殷○鑒○不○遠○後○世○君○子○尙○忍○言○祈○禱○乎○

禳醮篇

醮禮始於冠婚乃教訓子女之典後世廢而不行佛老家遂竊取其名以爲法壇之總號

嘗見地方偶遇火災瘟疫則召僧集道設壇建醮以禳之不揣災之所由來又不問禳災之人向誰禱祝捨其本原徒求熱鬧不過爲香花錢鼓之劇場匪特災未能禳且轉以速災何以故燈火達旦燒符焚祝叫嘯震耳偶有不慎回祿繼之瘟疫疫癘多感冒穢氣蒸爲腦熱病家以養靜爲第一法乃不求醫藥而轉以鐘鼓噓叫亂其神殊符香灰速其死是亡羊而復撒牢見兔而又嚇犬也夫吉凶禍福人事居其七天命居其三是故古來大德之帝王師相顧諟天之明命遇有災禱必返躬自責所以往往爲天心所眷而求無不應者試觀烈風雷雨弗迷者舜也不禳災而災亦弗害迅雷風烈必變者孔子也鯉之死廐之焚畏於匡圍於陳蔡屢膺憂難初未聞用羅天大醮三寶法壇蓋聖人誠意正

心險阻之來早有權衡在握不肯爲此無益之舉動也。

鄭裨竈請以瑾翠玉瓚禳火子產不與卒不復火可知。諂媚鬼之術僥倖求免災患達者所不道也。裨竈之孟浪談天與蜀之譙周正復相似。子產却之誠快事也。

吳之吳範後漢之郎顛李南郎宗北齊之權會諸人皆以風角著名。其言曰：「卒有暴風當得大火。爨宰暴風禍必及婦。」又云：「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不有火災必當爲旱。」於是夫遂有禳風之法。夫風之爲物長養萬物鼓動八埏黃帝有相風鳥周公作相風竿祇以驗方位審向背未嘗涉及休咎也。而謂禳醮之術可以反風不與子虛烏有同一例耶。

史記越世家載陶朱公中男囚於楚莊生爲見楚王曰：「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唯修德可以禳之。」夫星宿之害莊生既可信口妄造卽此一端祈禳之事不待辯而知其誣矣。自古人之言星宿者百變其說後世祭禳之術日益求精。

遂有設壇打醮張燈代星拜跪不休以求北斗之延生者殊可笑也。

青詞爲醮壇請禱之詞明世宗朝大臣詞臣悉從事於此以希天眷相傳夏貴溪作一聯云「揆靈著之草以成爻天數五地數五五五二十五數數生於道道合元始天尊尊無二上截蟹竹無之笛以協律陽聲六陰聲六六六三十六聲聲聞於天天生嘉靖皇帝帝統萬年」夫古人之禳尙修德責己後世言禳乃諛詞譽己俗之愈趨愈下不可勝慨然以虛誕之事舉朝習之足見當時政府之黑暗雖詞句工穎徒留爲後人笑柄耳今之好弄筆墨者亦喜巧譎祝詞雕琢歌曲以爲醮壇之用僧道迭相鈔襲鳴鐘擊鼓橫簫擺笛高唱無忌是亦青詞之流亞也。

總之禳醮之事無非利令智昏藉消災之名爲斂財之計其坐收厚利者僧道是也爲首斂錢者土豪是也妄求保佑者鄉愚是也若輩合而爲一倡和鼓舞謬妄相沿不可殫極至若病時之巫歌酌獻野祭呼魂死後之擲瓦掃房出殃

接。煞。尤。爲。乖。戾。不。堪。嘗。見。鄉。閭。此。舉。燔。燬。如。豆。哀。歌。如。鴉。法。師。備。使。神。巫。僮。儻。
每。有。陰。森。之。氣。偪。人。毛。髮。嗚。呼。同。在。光。天。化。日。之。中。而。學。此。牛。鬼。蛇。神。之。舉。殆。
今。世。新。名。詞。所。謂。怪。現。狀。者。耶。

持齋篇

齋之說自古有之。古禮有致齋散齋之名。致之謂者。致精。致明。以齊其心。志散之謂者。不歌不弔。而變其服食。古人洗心滌慮。減味易服。以表安命修身之深意。其所云變食止於不飲酒。不茹葷。凡犬豕牛羊之肉。不在禁例。周禮鄭康成注可証所云不茹葷。僅有大蒜一種。爲葷菜。凡葱韭等。俱不爲葷。說文解字可証此三代以上之齋也。

今佛氏之齋。欲持與否。聽人自便。其所謂齋者。既斷魚肉。又禁葷辛。查五葷起於道家。五辛見歲時記。釋教東據西拾。易其名曰吃素。素之字義。與齋大相懸殊。此佛氏自創之典。非古人持齋之意也。

近世愚夫愚婦。奉爲金科玉律者。有斗齋。月齋。六齋。八齋。有初一十五之齋。有三官觀音準提眼光之齋。又有短齋。長齋。胎裏齋。雷公齋等。不可勝舉。叩其宗旨。則有二義。一爲殺生。害命。報在輪迴。其言曰。『今世吃半斤。來世還八兩。少』

吃一口葷。少還一種債。一次爲求佛。慈悲增福。增壽求神。庇護消禍。消災。雖所持各異其名。總不外此二者之說。與古禮之齋名。同而實異。夫齋戒爲存誠而設。原爲美德。唯戒葷茹素立法。既殊宗旨。又變則美德已淪於異端矣。君子何取焉。

村愚孤陋。寡聞。虔誠持素。井蛙之見。無怪其好心。誤用名哲士夫。動謂一物不知。儒者之恥。何以存心養性。竟不知名教中有一定之成規。齋之與素。葷之與辛。尙不能辨。而猶以博雅自矜。所謂端本清源。格物明理。其道安在。夫禮與時爲轉移。若古禮不宜於今。猶當修之。革之。儒者之責也。乃不特昧於古禮。而且妄謬相沿。馳逐於異端。報應之說。甘入羅網。不知其非。是直村愚之不如耳。此輩通人。恨不得鄧弼高據中筵。而痛罵之。

如是我聞。釋教亦有不持齋者。張獻忠強破山和尙食肉。破山曰。『公不履城。我當食肉。』世以大功德稱之。唐僧人有『但願鵝生四脚。鼈著兩裙。』之語。

人以爲老饕。余獨以爲豪爽。又某僧劈伽藍作薪煮狗肉。有句云：「狗肉鍋中還未爛。伽藍再取一尊來。」人以爲貪饒。余獨以爲灑脫。證之明達君子。然乎否耶。

曲禮：「喪有疾。飲酒食肉。處於內。」夫歡粥深墨之時。猶不忌酒肉。況安居樂道而學空門。衲子拜佛持素。是自尋苦惱也。於古人之禮。既不相宜於衛生之道。亦大有礙矣。

朱子云：「齋之爲言。齊也。所以齊其思慮之不齊也。」古人減食易服。以表率精神。又慮太過。必能傷身。故惟戒酒禁葷。合乎中正。其衛生之術。何善如之。况夫狗彘鷄豚。專以養老。穀與魚鱉。爲民人日用之需。使佛氏戒殺之說。遍行國內之人。專食園蔬。白叟黃童。面皆菜色。不特國民化爲餓殍。而畋獵既禁。一毛不拔。將使虎豹繁生。豺狼遍野。圓顛方趾之族。盡膏牙爪矣。率獸食人。莫此爲甚。方今列強環伺。之秋。保邦之道。首在強種。茹素之風。猶不急籌變革。國甯有

念佛篇

佛爲道非善。原佛篇已痛陳之。其流害中國。罪難擢髮。尙未詳言也。今卽念佛一端。以充其惡。有足令人痛心疾首而悔不早闢之者。

佛氏勸人不絕口念『南無阿彌陀佛』。其主義則以爲可往生淨土。證果蓮

花。擯棄十途。超越三界。老幼男婦。迷其說者。往往手持數珠。按數珠見於庶物異名疏梵語鉢塞亦名牟

尼珠乃引接下根牽果修業之具也口宣佛號。朝朝暮暮。樂此不疲。以爲修身之道。莫大乎是。近來

西方國土。按圖而索。瞭如指掌。一葦可杭。計日而至。淨土蓮花。怪誕不經之說。

早已敗露窮寇。莫追毋庸多辯。夫『阿彌陀』三字。無論譯爲何義。不過佛之

別名。『南無』二字。乃投誠歸順之意。佛非我之君王。又非我之父母師長。

何以擅自投誠歸順。此卽不應念之大公理也。

漢揚子雲法言。與經書詞義。亦頗吻合。以其學無根底。品亦不端。故從無家紉戶誦之者。今品行不端之人。莫甚於佛言無根底之學。莫甚於佛經而梵唄宣

揚。徧。於。陬。溲。楊。朱。墨。翟。之。學。盛。行。於。戰。國。時。自。孟。子。斥。以。無。父。無。君。後。世。遂。無。讀。其。書。者。楊。墨。之。道。雖。曰。背。儒。吾。披。覽。其。篇。牘。尙。無。齊。東。野。語。獨。至。於。佛。無。父。無。君。之。罪。百。倍。楊。墨。而。連。篇。累。牘。狗。吠。驢。鳴。不。堪。入。耳。傳。誦。之。者。乃。較。經。書。尤。普。此。世。界。大。不。可。解。之。事。也。

夫。以。數。萬。里。外。黑。暗。之。蠻。方。數。千。年。上。老。死。之。餘。臭。無。情。無。義。無。德。無。功。猶。扶。老。携。幼。拜。其。偶。像。念。其。名。號。豈。眞。爲。死。後。計。望。其。引。入。西。方。耶。夫。欲。入。西。方。何。須。念。佛。生。人。可。往。何。待。死。魂。所。謂。西。方。極。樂。者。天。禍。其。國。早。已。爲。英。附。庸。過。其。境。者。覩。其。氣。象。愁。慘。風。俗。澆。漓。祇。令。人。悲。增。切。怛。耳。男。則。以。奴。隸。爲。業。女。則。八。九。齡。便。嫁。喪。心。敗。行。至。於。此。極。西。人。編。印。度。十。九。世。紀。指。爲。風。俗。之。衰。無。可。挽。救。是。遍。地。濁。土。也。何。淨。土。爲。是。極。悲。世。界。也。何。極。樂。爲。古。人。有。知。此。者。爲。之。詩。云。『死。後。定。爲。惆。悵。鬼。西。方。依。舊。黑。濛濛。』采。風。者。可。舉。而。箴。世。矣。

釋。氏。之。經。前。漢。已。有。魏。畧。西。戎。傳。曰。『昔。漢。哀。元。壽。元。年。博。士。景。慮。受。大。月。氏。

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考浮屠主義。雖十惡大罪。苟念佛號。佛力無邊。必來赦宥。後世相傳。遂以念佛爲遁逃。數樓攻魏。集七十九卷。載「一縣令公退以貫珠念佛。其叔見之云。汝欲爲佛耶。曰然。叔曰。汝既做了。知縣尙想做佛耶。」冷語刺骨。固足以警貪婪。然亦足徵佛教之罪。不可逭矣。微論佛無赦罪之神。通卽有之。是亦獨夫受之類耳。先王以神道設教。懲惡人也。自浮屠氏出。開惡人以往生之路。無論蔑倫悖理。邪盜奸淫。念佛一聲。冤愆盡解。使中國而無法。此輩任意橫行。爲害豈有極哉。

夫佛之生前與人同類。佛之死後與鬼同羣。口口聲聲呼之。奚益。後世沙門亦有明知無益。謂念佛誦經。不過口頭禪者。於是盡變方針。掃空一切。直談心性之學。自詡明心見性。立地成佛。究皆捕風捉影。說有說無。與敬愛修身之旨大相逕庭。且謂見性後。戒可破。律可犯。舉世音化身。爲鎖骨菩薩。媠院爲娼。以證此。又念佛入於魔道。捏造汚穢。以爲高明者。求高不得。而卑汚更甚。求明無

術而昏。味愈深。虛張捷徑。而自欺欺人之罪。愈無底止。况梵唄。既爲口頭禪。衆悟。獨非眼前花耶。

且念佛之支派。千歧百出。荼毒中原。不僅浮屠氏一家也。一變爲無爲教。再變而爲白蓮教。大成教。慈團教。白衣教。禮教。黃教。一炷香。黃天道等名目。層出相傳。有正宗。五宗。旁門。七十二之說。改頭換面。翻新出奇。擅行自主。甚而揭竿暴動。嘯聚萑苻。吞刀吐火。煽亂潢池。究其首惡。佛實爲之。罪魁功令。森嚴緝捕。此獠誅不勝誅。聚之則爲盜匪。散之則仍爲念佛之徒。殊可慮也。夫小醜跳梁。固不足資獨異乎世之明哲。保身斤斤自愛者。流亦隨波逐浪。諂佛呼名。恬不爲怪。吾恐過渡時代。兵燹繁興。巨礮一轟。炸彈四起。於斯時也。所謂百千萬億佛。恒河沙數佛者。皆呼喚不靈。此輩而不血肉橫飛。骷髏壘粉者。鮮矣。

燒紙篇

慎終追遠事亡如存此子孫不忘祖父之孝思因情而舉事因事而成禮自初沒以至掃墓情節甚多禮儀不少終未聞有燒紙之說者今人以訛傳訛舍古禮而不由轉以異端邪教爲法不亦惑乎

古者親友死或贈或賻或弔或唁或輓或襚非助以衣食錢幣卽慰以語言文字否別躬詣其家助襄其事亦合『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之義今也不然僅以弔紙爲不可缺之禮夫弔爲安慰孝子之謂孝子豈非人乎安用此紙錢爲孔子師表萬世當日以左驂爲弔以麥舟爲弔旣爲孔子之徒何得背先師之法不以生人日用之物爲弔甘從佛氏邪法以紙錠紙錢爲弔耶自弔喪以至送殯上墳諸大事必以燒紙爲首務意義何居

尤謬者世有能行古禮以杜門盡哀爲主義不徇延僧燒紙之俗者則鄉鄰共以不孝責之見有老而無子者則嘆曰『可憐死後無人爲之燒紙矣』流弊

苟盡攫而取之死者不又爲飢寒之鬼乎此事之必無理之可駭者也

匪特此也更有極可笑者名山進香紙錢盈載云以酬神也人家值喜慶年節

神前獻願必彩畫神佛之像加以黃阡

卽黃色
錢紙

鏤錠擲地焚之烈焰將熄瀝酒

數滴拱揖而退奉行者毫不爲怪豈卽佛家火葬之法耶夫可以敬神卽可以

敬父母何以歲時伏臘子孫不燒祖父之容可以敬神亦可以敬先師何以春

秋丁祭紙錠不燒孔聖之前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二者必居一焉

貪墨受賄爲王法所不容然吾聞苟直進於暮夜矣未聞以白晝行賕也今者

青天白日三跪九叩百媚俱生黃白之鏤公然獻於冕旒神像之前神則公然

受之而降之以福聰明正直之謂何不問爲紙卽此質銀僞鏤亦難逃明珠惹

米之疑矣

官衢大路任人通行阻撓訛詐者必行拿究今出喪之家先有一人前行手執

紙錢沿途撒放謂之買路錢夫買路錢者草寇地棍截劫財物之問題也豈神

道中亦有神棍耶。

或曰。古人焚帛。今人焚紙。事亦相同。殊不知焚帛之典。昉於古禮。柴望於山川。柴望大告。武成周禮。升煙燔牲。首之類。表其誠敬之心。本無別用。與冥資之解。大相懸絕。雖古禮固當損益。而魚目何得混珠。孔子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一象人者。不可用象。金銀者。獨可用耶。

夫助喪之禮。爲親舊應行之事。旣可以盡人情。又可以濟不足。一有燒紙之俗。自送死以至終喪。惟紙錠一掛黃阡。一股便爲甲禮。一撮飛灰。毫無補助喪家之處。况夫修身貴乎實行。戒惡懼有後禍。一有燒紙之事。爲不善者。自以爲多。獻冥資。便爲功德罪孽。雖多消除。亦易僥倖之心。生無窮之禍。害人心術。莫此爲甚。

生不能點石爲金。死獨能以灰爲寶。豈鏤錠之灰。異於別物之灰耶。假銀不能用於陽世。殘灰竟可用於陰間。豈人見之爲紙。爲灰。鬼見之爲金銀耶。果爾。則

鬼。當。爭。取。之。何。以。紙。灰。尙。存。陽。世。耶。抑。吾。又。聞。之。酆。都。午。後。閉。市。相。傳。不。閉。則。所。賣。之。錢。食。頃。必。變。爲。紙。灰。齊。諧。之。說。固。不。足。信。世。界。之。大。也。豈。獨。酆。都。一。縣。有。鬼。市。乎。酆。都。之。市。一。閉。則。鬼。當。無。處。購。物。矣。紙。錢。不。又。無。用。耶。總。之。異。端。惑。人。不。淺。此。而。不。禁。則。一。切。虛。無。詐。僞。之。行。未。必。不。借。端。而。起。杜。其。漸。防。其。微。身。任。移。風。易。俗。之。責。者。請。三。思。之。

超度篇

佛氏鐘鼓問答內言『梁武帝因誌公而見地獄之慘。問有何法可解。誌公對曰。鳴鐘一百零八。能除百八煩惱。』至今各菴觀寺院。俱遵行不改。台州歌云。『前擊七。後擊八。中間十八。徐徐發。更兼臨後擊三聲。三通共成一百八。』紹興歌云。『緊十八。慢十八。六徧湊成一百八。』或謂取十二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準一歲之義。或謂取天罡三十六。地煞七十二之數。能超度九幽之靈魂。相傳中元開孟蘭會。名曰普度。少則七晝夜。多則四十九晝夜。判斛焚符。念呪施食。只用九連環錫杖。着地三築。地獄之門卽開。冥魂齊來赴會。又說召請者非冥司之魂。係無主孤魂。流離失所。靈呪一念。雖萬里外。關河隔絕。亦能聞聲飛度。一時俱集。說雖不同。總不外超度二字。

地獄之設。所以罰惡。卽據彼妄言。亦有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薩。十殿閻摩等。司其事。倘使鐘聲百八。苦惱卽除。杖頭三築。獄門卽破。今日之鳴鐘者。朝朝不絕。

作佛事者時時皆有獄內之煩惱既銷獄外之宴飲不歇是時地獄之福遠勝於天堂罪鬼之樂百倍於人世所謂幽冥王者無所用其風行雷厲之權黑獄刑官無所施其鍛鍊周內之技矣

自世界有鐘鏃坎頰蟲而鬼吏驚心動魄如聞炸彈矣自禪門有杖毘犍屢破而鬼圻東奔西走補葺不遑矣許子啞然笑曰曩者余未讀格致之書不解大地何以震火山何以裂也今乃知震於寺鐘之敲而裂於禪杖之築也

夫善惡褒懲冥漠中自有主之者豈鐘聲錫杖即能假囚鬼以自由期地獄於刑措乎果爾則佛氏之神通廣大法力無邊能設施於地者必能設施於天能運動於暗者必能運動於明何不使日月星辰懸於中天萬古永無黑夜又何不使四時和煦嚴寒酷暑盡轉陽春此而不能也則共見之象有定之時且無術轉移而謂能鼓盪幽冥破除鬼趣誰信之耶

釋氏接引之說害人不淺使盡人信有超度一切任情肆意之事無不敢試敢

爲以爲人生數十寒暑耳斤斤自守胡爲者奸宄則奸宄矣劫掠則劫掠矣生前既倖逃王法死後則全賴佛威設多次道場延多數僧侶鐘聲佛號法鼓金鏡嘈嘈不絕大聲疾呼而吾不依舊爲無遮無碍之鬼乎

梁武帝既能因誌公而見地獄又能因鐘聲而除苦惱則誌公者所謂上窮碧落下黃泉能以精誠致魂魄者也何以侯景之圍誌公袖手不施一法聽其餓死臺城其術之真僞不難立辨矣梁荀濟表云「朝夕敬妖怪之胡鬼曲躬供貪淫之賊禿」語至痛快乃至今尙有設壇而拜梁王懺者殊難索解此外如金橋銀橋紙船水燈焰口等名無非小民之蠢愚未啟僧徒之誘騙無窮尤不容不革者也

朝廷所給僧人之度牒俱寫囚僧若非國家明正其罪斷不肯以囚字辱之此名稱其實若桀紂幽厲百世不能改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彼既不能去自己之囚名而大言不慚能去冥魂之囚具誠顏厚無愧怍矣

天
子
之
命

十
九

脩煉篇

裴晉公曰：「雞豬魚蒜逢著便吃，生老病死時至，卽行此妙法也。」自古以來，血肉之軀，不能以無死達者，不慮死而行，必以正不達者，怕死而思入於邪，結想陸離，造謊雜出，神仙之幻印於腦，丹汞之術醉於心，於是乎吐納導引之書盛行，而修鍊之問題起。

世所傳神仙之說，率皆模糊惝怳，不誕不經，如麻姑之擲米成珠，盧生之借枕得夢，湘娥鼓瑟，秦女吹笙，書生或入於鸚籠，羽士或飛夫鳧，撰丹房玉局之奇狀，紫府清都之紗神，情離合趣味，詭譎讀其書，談其事，足以引人入勝，而不知其非無怪，夫不凡之士，遁世之儒，受其陷溺，結廬深山窮谷之中，思觀子壺公之侶，探石腦，服松脂，列九三之鼎，排六一之鑑，燒丹七飛，鍊石三轉，以爲長生不死之術，在是矣，然而吾聞其焚身於鉛汞矣，吾聞其葬骨於虎狼矣，未聞其星冠羽佩，跨鶴而朝玉京也。

前代楊延筠京兆。曾論老氏之學。謂其淺而易見。略曰。『煉取三物。近在人身。何得作假。一也。藥物房中。理既不正。事亦不驗。難以混騙。二也。蓬萊弱水。既在方輿之內。又指不在萬國之中。究其端委。無從掩飾。三也。秦皇漢武。求仙不遇。人所共知。仙籙仙符。明係僞造。難施變詐。四也。人君求而不得。公卿以下。無從點綴。宋真宗之天書。道君之靈素。雖極意恢張誇大。不能以假亂真。五也。』楊公明哲之士。見識深沈。其斥老氏之詐。灼於犀照矣。而世之貪心不已者。往往借內丹以掩飾外丹。又假外丹以枝梧內丹。殊荒謬已。

悟真篇云。『拔宅者八百餘家。飛昇者三千餘人。只服金丹一粒。化凡骨爲金剛不壞之軀。』並引軒轅騎龍上昇之說爲祖。無論軒轅生於古初。歷史多湮沒。不可考。騎龍上昇。明爲好事者之附會。即其所云金丹者。不知開何洪鑪。用何藥料。而僅煉此一粒。而此一粒者。又能服三千餘人。又不知八百餘家拔宅。飛昇移居。何處天上神仙。豈無玉宇。而尙用人間之木樓瓦舍乎。人服金丹而。

生翼宅將服何物而奮飛耶

夫書之左道者莫甚於東漢魏伯陽所撰參同契箋釋補遺代有羽翼而注解則拉扯朱紫陽之名號使後人不敢議其得失可謂狡譎之至矣夫大道爲公豈因紫陽注解而卽是不注解而卽非乎其言曰『金液大丹與釋家舍利子儒家無極之英異名同實』又云『刀圭人口人化爲仙飛形拔宅與天長年』此等援儒入墨肆無忌憚之言未必果爲紫陽之筆况紫陽之祠墓現在人間何嘗有拔宅飛形之事又所引歷代修仙之人如淮南王劉安等非受罪以死則疾病而亡求享長壽尙不能得書之僞造卽此顯然惜乎出秦火之後夫人之生也有二有有形者有無形者有形者身心是也皮毛筋骨血肉臟腑之類皆與焉總名之曰『肉身』無形者性命是也凡知覺運動思想德行之類皆與焉總名之曰『靈魂』心統於身非靈魂結合之必不能明理達道性由於命非天降衷之必不能從無而自有凡論身心性命之學者此其綱領也

有。形。之。體。有。始。必。有。終。繫。辭。云。『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於。息。矣。』天。地。且。然。而。況。人。乎。大。禹。云。『生。寄。死。歸。』孔。子。云。『朝。聞。夕。死。』洪。範。五。福。內。之。『考。終。命。』凡。此。皆。示。人。以。吾。身。之。必。死。惟。有。靈。魂。與。身。俱。來。不。與。身。俱。沒。此。其。指。趣。也。

天。地。之。物。必。有。生。殺。春。生。秋。肅。夜。晦。晝。明。天。實。主。之。人。唯。有。因。時。制。宜。順。受。其。正。而。已。故。雖。至。聖。大。賢。必。不。能。用。人。之。力。使。枯。草。復。青。冷。灰。再。熱。吾。身。亦。萬。物。中。之。一。耳。溯。其。材。質。出。於。父。母。而。五。官。各。有。專。司。四。體。各。有。能。力。人。心。各。有。靈。魂。此。造。物。之。所。以。爲。大。也。

既。知。吾。身。爲。造。物。所。生。而。欲。矯。揉。造。作。洗。髓。伐。毛。易。筋。換。骨。是。天。工。可。以。人。代。而。奇。形。怪。狀。不。難。任。意。爲。之。矣。何。以。縮。地。千。里。徒。託。空。言。胡。不。化。兩。腳。爲。飛。車。騰。雲。萬。仞。徒。工。曉。舌。胡。不。化。兩。臂。爲。勁。翮。無。造。物。之。大。才。而。具。修。物。之。能。力。吾。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養心莫善於寡欲』今左道旁門之術。乃有以採戰爲長生者。謂採陰補陽。爲搏鍊內丹之無二法門。嘗見闍闍子惑其術。每不惜囊金。購求靈藥。廣置姬妾。晝夜鏖戰。卒之內丹未成。瘵疾已作。乾瀉致死。盧鵠莫醫。夫採補之說。不過登徒子之造謠耳。不修寡欲之功。反作此污穢之行。而謂神仙由是成也。不亦欺人之談乎。相傳唐舒州刺史張懷肅。左司郎中任正名。皆好服人精明。駙馬都尉趙輝。喜食女人陰。津以爲修煉。內丹之藥。豈第採戰爲荒謬哉。

高粱者多弱。貧賤者多強。聞有無恥者。流煉成臀。腿代受杖。答雖遇酷刑。毫無畏懼。南方呼爲竹山。北方呼爲搗剝。恐金液大丹。尙未必有此效驗。夫以竹山搗剝不如之法。而驅人以金剛不壞長生不老。是亦當以笞杖從事者也。

太平廣記載。『有人掘唐明皇墳。出其尸。則髑髏一具。皆化爲玉。急爲揜之。』說者以爲明皇服葉法善丹藥。骨節寸寸化玉。信斯言也。明皇宜不死矣。何以蕭蕭陵寢。珊珊玉骨。同爲槁壤耶。長生之術。虛謬若此。則所謂腹爲鼎。鑪爲爲。

火。候。嬰。兒。姪。女。返。本。還。原。者。可。付。諸。齊。東。野。語。而。燒。鉛。煉。汞。製。造。假。銀。什。襲。藏。外。丹。之。秘。本。者。更。不。足。論。矣。

是。故。窮。肉。身。靈。魂。之。理。即。知。腹。中。神。室。等。名。目。無。非。借。端。編。造。明。有。形。無。形。之。義。即。知。真。汞。真。鉛。等。藥。物。盡。皆。影。響。虛。無。悟。順。受。因。時。之。道。即。知。宇。宙。在。手。萬。化。生。身。之。言。爲。荒。唐。省。寡。欲。養。心。之。功。即。知。互。用。陰。陽。續。命。添。油。之。法。爲。諍。謬。若。然。神。仙。之。膜。一。針。挑。破。矣。

至。若。導。氣。舒。筋。推。拿。等。法。蓋。因。病。而。施。並。非。修。煉。之。道。叩。齒。撫。胸。按。摩。逆。氣。等。術。如。世。所。傳。十。二。段。錦。易。筋。經。之。類。與。體。操。之。法。畧。同。不。過。能。轉。運。心。血。爲。力。亦。微。道。家。謂。能。達。動。靜。參。造。化。何。其。妄。也。

生。死。固。有。命。然。世。有。非。命。而。死。斷。無。非。命。而。生。服。毒。早。亡。受。刑。橫。死。展。轉。溝。瀆。枕。藉。刀。兵。固。數。數。見。至。於。鍊。神。服。氣。辟。穀。延。年。慕。黃。石。公。之。鳥。有。步。赤。松。子。之。後。塵。大。道。未。成。丹。丸。雜。進。求。生。而。反。以。速。死。矣。物。之。品。類。具。有。材。質。考。化。學。只。

有。燻。鉛。成。粉。煉。汞。成。珠。之。法。從。無。銅。可。變。銀。砂。能。開。點。之。外。丹。唐。宋。帝。王。服。此。致。死。者。甚。多。豈。特。明。主。以。紅。丸。斃。命。乎。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願。惑。於。修。煉。者。三。復。斯。言。

瓦僮篇

人心之有權衡。猶行舟之有羅針。羅針一差。方向皆失。驚濤駭浪。間不爲之測。其風差。查其鐵引。振舵定向。勢必全舟覆沒。心爲全體之主人。翁寄其聰明於腦。稍有意外之感。觸則腦髓動搖。精神撩亂。自有妖魔之說。入於人心。虛相懸揣。妄爲畏懼。於是社鼠城狐。掣其筋絡。山妖木客。據其靈臺。若假若真。醜態百出。而心之全體大用。失矣。今世品僮之盛。職是故歟。

正韻亂音。鷄說文。卜以問疑也。通典。古以瓦爲卜。卜師呼爲觚。古字作吓。與稽義同。今人以僊降爲批瓦。名曰瓦僊。亦曰箕僊。又謂之扶鸞。西人狀其形。以爲訕笑。其詞曰。(You write a chain on a table covered with dices or fishes by allowing the

hand to move itself.) 然此不過摹其狀以爲言。而未究其理之有無也。扶瓦者。以木爲筆。而兩歧其桿。兩人並扶。名爲左鸞右鸞。先令一人在旁。持誦胡言。扶者閉目凝神。無歧念。無懈骨。自棄其固有之靈。而歸依於魔道。印鬼怪之狀於眼。

簾震神僊之名於耳。鼓咄嗟之頃。奮亂睡迷。左先動則右隨。右先動則左隨。應手便書。『諸神免搢。諸僊免叅。諸弟子免叩。』字樣。蓋其敬魔之深。而推崇之也。如此。

嘗見扶乩者。僊未來之時。沙盤木筆。作無數圈兒。僊既去。亦然。然則作此圈者。人乎。僊乎。如以爲僊欲作字。必先作圈。則僊之寫字。較人爲難。倘易沙盤以紙。不幾淋漓墨汁。滿紙皆圓形乎。余日前嘗戲改相思圈兒詞之調。以詠扶乩曰。『神僊欲致從。何致畫個圈兒替人立。圈兒外。僊在圈兒裏。他細細加圈。你須細細辨何字。左一圈。疑是我右一圈。疑是你。急圈兒是神。僊怒慢圈兒是神。僊喜。還有那請不到的神。僊把一路圈兒圈到底。』信乩僊者。再乃啞然失笑乎。符咒之誣。余已痛斥之。不遺餘力。然與乩家有互濟其惡者。吉凶問之一紙。可保平安。而乩可代卜。疾病求之數筆。卽爲靈藥。而乩可代醫。方今之誣卜庸醫。方輩。出肆毒於中原。不可勝數。而乩家乃兼邪符。誣卜庸醫。三大惡。炫惑閭閻。

無小補而有巨害好事者何其僕僕以求也。

或曰。乩電術也。兩人之電合。而心思貫通。手勢互順。故能天然湊巧。乩家所云。『元神會合』。卽此之故。余以爲不然。皮肉五金。可以過電。木與漆。則不能。乩筆以木爲質。以漆爲衣。若謂兩人扶之。其電可通。無此理也。以格致推之。或與重學稍有關涉。何也。其始捧筆。靜立。心迷於魔。良久。精神不支。四手不無微動。彼動此隨。此動彼隨。以隨濟動。重心已傾。而螺旋之勢。出周轉。漸急。弓燥。手柔。毫無阻力。而大力由是生焉。彼以爲神來。其實力使之然也。况二人迷信之程度。不能平均。間有漸覺。屢鍊無神。屢圈無字者。心必先灰。乃狡而思違。轉而愚彼一人。而假之問題出矣。畫符寫字。題詩判病之科目。胸有成竹。一人彼其愚衆人受其惑焉。所以扶乩須配成兩人。突易一人。期依舊不靈。蓋術雖贗。非久煉不成功也。證之理想家以爲然否。

僮者。附鬼神於身。如巫之類。南人名曰降僮。北人名曰跳神。此術上古甚多。匪

特今日世界皆有匪特亞洲不過大同小異惑世之罪浮於扶乩其法爲僮人者鵠立閉目披髮袒衣一人對立禹步念咒拍掌吆喝指擲符規口噴法水先以魔道感其腦宮神志漸以昏迷精力漸以頹喪久之躄身狂跳嚙語喃喃若瘋若顛無所拘束若以心病醫之則驗其心部無恙若以體虧補之則察其體氣甚強蓋淫惑暗昧之魔深入膏肓也

究其僮俯賜膝手舞足蹈過動心力之後靈性全失或以錐刺頰或以足踏火甚至割舌裂膚不以爲痛見之者認爲真神技感拜之跪之不亦慎乎試以醫理證之西醫有安腦之藥爲過動心力不能安睡者用久之其效漸減服者若私加分兩腦髓昏亂睡不知時甚至睡夢間忽然起行五官四肢俱能運動而靈性全然喪失平日信鬼則鬼形呈於眼珠結想奇遇則彼美現於眉睫臨深登高毫不覺險擊刺膚體亦不知痛其病原皆由於腦部西人所謂睡行是也僮之跳躍割割並無痛楚理亦猶是耳

感。所。致。也。』蓋。迷。信。之。俗。未。祛。人。人。腦。部。之。機。關。印。有。魔。影。每。於。心。靈。過。用。影。影。獨。處。之。時。七。情。一。有。感。觸。則。空。中。結。搆。還。涉。冥。想。魔。念。之。起。點。一。生。平。日。魔。影。之。漲。力。愈。大。形。於。眼。膜。發。於。嚙。語。甚。至。自。問。自。答。自。刑。自。罵。作。無。數。奇。形。醜。態。惟。其。所。言。之。事。必。其。半。時。所。關。切。者。蓋。結。想。蓄。積。不。覺。宣。諸。口。也。斯。時。按。其。脈。浪。必。減。低。驗。其。汗。潮。必。多。流。審。其。日。神。必。瞪。直。此。爲。精。神。散。亂。之。確。證。患。此。者。十。有。九。歿。嘗。見。得。鬼。病。者。輒。告。人。曰。『吾。不。及。夏。吾。不。及。秋。』至。期。輒。應。其。言。非。有。鬼。狐。預。告。之。也。蓋。其。死。念。所。繫。結。而。其。身。之。精。氣。尅。滅。僅。備。於。所。言。之。期。也。

是。故。欲。強。種。族。使。國。民。無。病。宜。力。破。鬼。狐。之。迷。信。而。鬼。狐。爲。害。之。鉅。則。又。乩。童。家。之。言。產。兒。也。擗。乩。壇。屠。僮。巫。卽。所以。絕。鬼。狐。之。資。隅。而。開。強。種。之。先。路。也。其。關。繫。顧。淺。鮮。哉。

靈魂篇上

大造受生之類有五。一曰定。如星地金石之類。純質而模塊然介然。雖分有輕重。象有方圓。質有精粗。體有動靜。外有光暗。內有剛柔。可聚可散。或變或存。然在外之物。一無所需。故謂之定。

二曰生。如草木花果之類。無血而有液。無口而能吸。由種而活。由柔而勁。且能待時而發。旁生側挺。移植分栽。故謂之生。

三曰覺。如鳥獸蟲魚之類。能食能鳴。能視能聽。有本形之哀樂。有本質之知能。故謂之覺。

四曰靈。人類是也。無形無像之內體。雖在形身之中。直超形身之外。明能推理。才可經營。無物不存。無美不備。故謂之靈。

五曰神。係九品天神之類。純神之體。不屬形質。擅直通之智。秉潔淨之源。故謂之神。

此五種者。除純質純神二類外。所有生覺靈三類。俗呼之爲魂。書則稱之爲性。中庸云。『自誠明。謂之性。』又云。『惟天下至誠。爲能盡人之性。』孟子云。『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此所謂性。卽人之靈魂。

中庸云。『能盡物之性。』告子曰。『生之謂性。』此所謂性。卽草木禽獸之生魂。覺魂。

生覺二魂。雖能長大運動。終與定類相近。靈魂雖拘於形身。終與神類相近。人爲萬物之靈。能合五類而全得之。如生魂只兼定質。覺魂只兼定生兩類。天神只屬純神而無質。人則不然。具金石之定象。草木之生。兼鳥獸之覺。又得本類之靈。可肖天神之神。所以神與物之德。無不全備於人。此靈魂所以爲可貴也。人物之賦魂。雖同而實異。辨其同異。則可滅與不可滅之理。明草木之生。魂由於水土之溼氣。鳥獸之覺。魂由於血肉之熱氣。非謂溼熱卽成生覺。係本質原有之生覺。乘溼熱而發。此二魂皆出自本質之內。獨人之靈魂。必俟氣土水火。

所成之人身。已具質模。而後由天特賦。自外而有。與氣土水火四者。各秉所生。毫無關涉。如山泉之水。太陽之火。有招引之具。水火即至。人身之胚胎。爲招引靈魂之具。胚胎一成。靈魂即至。故曰。人身者。靈魂之架也。

由各魂之來路推測。其所以必存必滅之故。觀夫草木若離水土。濕氣一乾。則生魂滅。鳥獸若受損傷。熱氣一冷。則覺魂滅。因其爲本質內所出之生。覺故質壞而生。覺不能獨存。靈魂既由外而有。則肉身雖死。靈魂必能由內而出。萬不至與肉身同壞。故理想家皆言。靈魂爲有始無終不死不滅。

靈魂有三大能力。即其常在常生之確據。一曰「悟性」。二曰「記性」。三曰「愛情」。

靈魂之有悟性。也不特上下千萬年。縱橫億兆里。六合之大。萬國之多。無思不入。即天地之外。無窮無盡之區。皆不能阻其理想。故可賴肉身而行。即可離肉身而發。目所未見。耳所未聞。口所未嘗。鼻所未嗅。肢體所未覺者。莫不可以觸。

類。旁。通。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足。徵。人。之。靈。魂。不。拘。於。形。體。不。限。於。四。肢。
其。有。記。性。也。微。妙。尤。不。可。思。議。自。幼。至。老。耳。聞。目。見。之。事。不。論。精。粗。巨。細。常。變。
妍。媸。無。不。一。收。羅。以。腦。爲。網。縝。密。而。不。漏。以。眼。爲。鏡。重。疊。而。攝。影。愈。積。愈。繁。
隨。取。隨。應。卽。偶。或。遺。忘。亦。係。形。質。受。傷。與。內。之。靈。司。無。涉。其。積。累。之。妙。雖。合。世。
界。之。疇。人。爲。之。條。分。縷。析。終。不。能。澈。其。隱。微。也。

至於愛情則與記悟二性更自不同上等之愛愛尊尊親親愛志士國民中等
之愛愛才學聲名愛兒孫親舊下等之愛愛富貴酒色愛奇巧淫佚世界之大
人類之多愛欲各有不同難以枚舉總而言之人心不知足盡天下之美好盡
歸於一人猶嫌其缺括天下之權勢獨操於一己仍憂其暫蓋所愛無窮所欲
亦無盡也尤不可解者男女之愛纏綿固結雖地老天荒海枯石爛而情不與
之俱灰此等愛欲皆與肉身無關

夫以無形無像之體具此至神至靈之奇妙豈有不常在常生之理世之迷信

佛。老。者。流。乃。據。輪。迴。之。說。謂。禽。獸。與。人。展。轉。相。生。而。矯。強。過。正。者。則。謂。魂。與。生。俱。來。與。死。俱。滅。轉。儕。人。類。於。動。物。是。皆。五。類。之。判。不。明。三。能。之。理。未。究。而。人。獸。混。淆。之。惑。塞。其。智。慧。也。故。余。不。得。不。執。靈。魂。之。說。而。反。覆。辨。明。之。

靈魂篇下

天生物以衛人。故人爲萬物主。物爲吾人僕。夫有形之體。重莫如金。堅莫如玉。製爲器皿。歷久不窳。壽之長。莫如松柏。年之永。莫若龜龍。是堅厚定質。及生覺二魂。每有久存不變。聽其各盡本類之能者。况夫靈之爲靈。貫通乎天地。役使乎萬物。極其功效。廣大高深。莫名其妙。苟涉獵數十寒暑。淹然泯然。與形俱盡。竟不盡其所有之能事。是主不如僕矣。天何必賦此可貴可久之魂。置諸無用之地哉。由此以推。具堅重之定者。且能垂久。有本質之能者。俱盡其長。則此廣大無窮。高深無限之靈魂。必有無窮無限之前途在。

凡人自主之權。司於靈魂。肉身不得而強之。靈魂原不依賴肉身。而且能驅使肉身。不啻主之使僕。行食坐臥。悉如其命。肉身所好之物。所畏之事。若與靈魂不合。斷不能行。靈魂所好之物。所畏之事。雖與肉身不合。莫不唯唯聽命。肉身所最畏懼者。莫甚於殺戮。至於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之事。卽不暇顧肉身之畏。

懼矣。肉身所最喜悅者莫甚於安逸。至於名利場中攘臂競爭之境亦不暇顧。肉身之安逸矣。

出作入息夙興夜寐爲肉身之適宜。靈魂每不受其拘束。嘗有秉燭夜遊。白晝酣臥者。非若飛鳥出林。驚馬伏櫪。視天時之晦明爲臥起。且雞司晨。犬司夜。牛司耕。馬司乘。皆肉身之運動也。舉世界上各種之雞。犬。馬。牛。莫不如是。因屬本形所具一定之知覺。並無自主之權。同此孳生。卽同此運動。獨至人類。則一人各具一人之見。士農工商。任人選擇。賢奸善惡。由己自爲。古人所謂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是也。觀外行之懸殊。卽知一切舉動。全係靈魂自主之權。必不依賴肉身。非若飛禽走獸之知覺。限於一門。牛不能爲犬。馬不能爲雞也。

人之肉身猶物耳。天下有形者。不得不壞。無形者。不得不存。此格致家之開宗明義也。靈魂無形。既能宰制肉身於未死之時。豈不能超出肉身於已死之後。死者雖死。生者仍生。其生也魂與身合爲一。其死也魂與身割爲兩。故夫皮囊

之腐。骷。髏。之。蝕。皆。壞。物。一。定。之。結。果。而。與。無。聲。無。臭。之。靈。無。涉。

靈。與。肉。之。爲。兩。物。世。有。知。之。而。誤。會。者。不。辨。靈。之。無。形。且。以。爲。醉。夢。間。靈。之。原。形。可。離。肉。不。待。死。後。命。其。名。曰。精。是。直。怪。誕。之。見。耳。如。宋。郭。象。睽。車。志。載。盛。大。監。助。爲。大。鯉。魚。精。宋。稗。類。鈔。載。楊。戩。爲。金。色。蝦。蟆。精。襄。陽。志。林。載。無。爲。軍。知。軍。米。海。岳。爲。巨。蟒。精。鶴。林。玉。露。載。錢。武。肅。王。爲。蜥。蜴。精。諸。如。此。類。不。可。勝。紀。不。特。阿。廢。大。鼠。祿。山。豬。龍。邪。詞。怪。說。聚。訟。不。休。也。

欲。知。生。理。必。遠。溯。生。源。有。祖。父。乃。有。子。孫。子。孫。必。肖。祖。父。天。演。之。公。例。也。肉。身。之。祖。父。原。有。一。死。子。孫。之。身。歷。世。亦。必。歸。於。盡。天。演。之。淘。汰。也。惟。生。我。靈。魂。者。爲。天。靈。魂。宰。制。肉。身。之。權。與。天。宰。制。萬。物。之。權。相。肖。則。靈。魂。之。無。終。亦。必。與。天。之。無。終。相。肖。矣。

富。貴。以。至。貧。賤。下。愚。以。至。上。知。憂。勞。恐。懼。之。念。愁。苦。悲。哀。之。情。未。有。能。免。者。倘。身。死。而。靈。即。滅。是。反。不。如。生。覺。之。類。不。識。不。知。優。游。自。適。何。樂。而。爲。人。類。小。人。

驕奢淫佚嗜好無厭。君子力學勤修。服勞克己。倘身死而靈卽滅。何樂而爲。君子好生惡死。人之常情。然豈無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者。倘身死而靈卽滅。又何樂而視死如歸。或曰。生前之事。難以証死後。捐生赴死。不過迫於義。不得已。何嘗以靈魂不滅之故。而始勉強爲之。不知死後之實據。全在生前。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後之人不揣立言宗旨。而借辭嗜解。宜其不入於老。則入於佛也。

靈魂不滅之說。泰西自古傳之。卽中國經書。亦可援證。人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如書經之言『恒性』。大學之言『明德』。孟子之言『良貴』。名雖不同。義則脗合。常久者謂之恒。虛靈不昧者謂之明。終不能賤之貴者謂之良。若身死靈滅。明失其明。貴失其貴。幼壯老死。如電光石火。瞬息卽無。恒云乎哉。或曰。醫家治病。先保元氣。可知氣卽是魂。魂卽是氣。身死氣散。卽與禽獸草木同歸於盡。惟有忠孝節義之正氣。雖死猶存。孟子所謂『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是也。此外更有不死不滅之靈魂。與人無涉。許子辯之曰。氣者運動血肉之汽機。爲靈魂所驅使也。孟子云。『吾善養吾浩然之氣。』養氣之主人。卽是靈魂。本章所言。『持其志勿暴其氣。』又云。『其爲氣也配義與道。』宗旨甚明。不容誤會。君子之存理存而欲遏庶民之去理去而欲萌。天理之去存。非靈魂之去存也。何得以辭害意。而穿鑿爲解。至於氣聚則生氣散則死之說。則直以肉身認爲靈魂。信斯言也。則仁義道德之言。忠孝廉節之事。戒慎恐懼之惜。可置之不論矣。是與禽獸奚擇焉。

賞罰篇

客有造許子而問曰。先生靈魂之解。詳且明矣。前夫肉身者。魂爲降生之神。後夫肉身者。魂爲不滅之物。夫以永遠不滅之靈魂。而無廣大歸宿之墟。以妥之。似乎隨風飄蕩。依於無何有之鄉矣。

許子曰。善哉問也。子未讀 *1. 1st. 3. 10.* 乎。其間最爲理想家所徵信者。有兩界說。一曰 *Heaven*。以妥善者之靈魂天堂是也。一曰 *Hell*。以妥惡者之靈魂地獄是也。兩界之說明。而賞罰之眞理具焉。故欲知身後之因。依當明身後之賞罰。

客曰。異哉靈魂無形。而賞罰可以施也。維皇之作福作威。必俟靈魂捨去肉身之後而始施。則不僅死後之流芳遺臭。未足勸懲。卽生前之禍福吉凶。亦爲累贅。況夫望報而始行善。必非眞善。懼報而始革惡。必爲眞惡。是故因果之說。儒者不談。信如先生言。不亦與道家之羽化登仙。釋氏之九幽十惱。同一流亞歟。許子曰。以世俗之眼。爲月旦尊卑貴賤。未免殊科。以造化之眼。爲月旦方趾圓。

願胥爲平等賞罰之權。無自平等操之者。

世界之尊。莫如人君。賞至榮。不過爵祿。罰至重。不過五刑。然善受賞。惡受罰。千百中不得一。且一人之善惡甚多。所賞所罰之事。又千百中不過一。二若善而又善。除封蔭外。無再賞之法。惡而又惡。除凌遲外。亦無再罰之法。雖堯禹湯之君。舉夔稷契之臣。惟有賞一以勸衆。罰一以儆百。從無無善不賞。無惡不罰。之大能力。若謂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或兼生前死後而言。則可專指生前則斷無是事。何也。君子困窮。小人聞達。者不可勝數。更有高士達人。視富貴如澆。忠臣烈士。甘苦辱如飴。况數十星霜。享福之時。有幾幼而困乏。初不知人間有樂境。老而龍鍾。不能享人間之食報。其間不過三。四十年。保無盜賊。饑寒。官刑。災病之忽來。保無怨恨。憂愁。忿懼。悲哀之沓至。且富而無勢。貴而無財。有子者難得象賢。無子者又傷孤弱。人間恨事。非斗量車載所能盡。彼夫凶終隙末。由安樂而憂患者。亦不過一彈指一刹那之苦耳。未足以昭天演。

之評。隲也。然則生。前。享。受。直。如。露。電。泡。影。安。有。真。賞。真。罰。耶。

歐西最著名之心性家。大開近代哲學之門者。厥有兩人。一曰鏗脫 Kant 二曰赫格兒 Hegel 赫格兒之學。源於鏗脫而精微過之。余嘗讀其心論 Philosophy

mind 中分兩界。說足舉以證死後賞罰。及生前賞罰之異。同一論先天之心。或曰主心 Subjective mind 次論後天之心。或曰客心 Objective mind 主心者不受肉身。

所羈勒之靈魂也。客心者受肉身所膺合之靈魂也。受肉身所膺合之靈魂。猶可以生前之賞罰爲勸懲。不受肉身所羈勒之靈魂。必借死後之賞罰爲審判。客心善爲。謊。謊。道。行。膺。九。錫。之。榮。如。兒。戲。視。三。尺。之。法。若。弁。髦。故。官。階。愈。溥。資。緣。之。路。亦。愈。宏。警。察。愈。嚴。好。宄。之。術。亦。愈。密。而。世。界。賞。罰。之。術。窮。主。心。善。爲。誠。誠。意。存。清。夜。或。自。慄。影。衾。暗。室。恒。不。愧。屋。漏。故。受。不。虞。之。譽。撫。膺。常。覺。汗。顏。得。求。全。之。毀。自。返。亦。多。遺。憾。天。良。不。昧。常。有。彼。蒼。鑑。臨。之。一。念。印。其。腦。宮。真。賞。真。罰。之。機。倪。於。是。心。一。動。時。已。隱。然。若。露。彼。蒼。卽。償。其。真。心。之。發。現。俟。其。末。路。而。

以無窮之袞鉞予之文明國之臨大事也恒指天以爲誓誓者何主心動也
人間之禍福謂爲天堂地獄身後之傳名千古所以補禍福之不足此世俗之
見也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賞罰之權斷非由己亦不由人實操諸
天耳雖有時勸善戒惡儆醒愚蒙非無天意然不過機倪一現並非善惡之真
賞真罰至於身後虛名不獨中人以下豔羨甚深卽智者亦以人生歲月幾何
沒世無名虛生何益竟認世上之虛名爲實獲殊不知世人褒貶難免徧私此
是彼非朝更暮改未可恃也卽如配享孔廟之儒忽去忽留或出或入若據此
爲賞罰是賞罰之太阿乃持於後人之手而妄以前人之名爲芻狗也夫天道
不言而萬物亨天有主生之權卽有主死之權若以世人之褒貶了此一生則
板板在上者轉不如人世之君主史臣有是理乎

流芳百世者莫孔孟者而何以流芳不足報其善子孫仍世沾封爵遣臭萬年
者莫四凶者而何以遣臭不足蔽其辜及身猶放流竄殛蓋人世君主無賞罰

靈。魂。之。法。又。不。肯。因。其。有。身。後。虛。名。足。以。塞。善。善。惡。惡。之。責。所。以。不。得。不。如。此。
對。待。之。可。見。身。後。聲。名。仍。不。足。盡。國。家。之。賞。罰。國。家。猶。然。况。能。盡。天。之。賞。罰。耶。
聲。名。之。善。惡。與。本。人。毫。無。損。益。設。一。善。人。受。無。故。之。指。摘。既。不。能。損。其。真。善。反。
益。其。受。謗。忍。辱。之。美。名。設。一。惡。人。受。無。故。之。褒。獎。既。不。能。滅。其。真。惡。反。增。其。欲。
蓋。彌。彰。之。劣。迹。倘。使。名。稱。其。實。不。過。足。爲。後。人。觀。感。使。叔。季。學。者。知。何。者。爲。忠。
奸。何。者。爲。賢。否。資。以。勸。戒。此。流。芳。遺。臭。實。在。之。作。用。也。若。以。聲。名。爲。賞。罰。彼。闇。
修。潛。德。之。君。子。文。過。飾。非。之。小。人。與。碌。碌。無。聞。之。庸。衆。一。生。功。過。作。何。著。落。乎。
生。前。之。吉。凶。與。死。後。之。賞。罰。不。相。濟。而。實。相。因。天。道。隱。微。唯。至。誠。者。爲。能。揣。度。
雖。吉。凶。之。兆。可。爲。暫。時。之。獎。戒。不。可。爲。悠。久。之。褒。誅。然。雨。暘。時。若。水。旱。災。荒。固。
有。天。意。存。焉。隱。厲。提。撕。警。覺。之。方。針。君。子。順。之。以。乾。惕。小。人。逆。之。以。因。循。乾。惕。
不。變。而。賞。定。其。讞。因。循。不。變。而。罰。定。其。讞。孟。子。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存。
之。爲。言。臧。也。亡。之。爲。言。否。也。

善人而得世福。感激奮勉。日新又新。其主心不特亡也。死後之報也。以永福若暴富而淫暴貴而虐。以客襲主。頓變初心。有限之福。不敵其無恒之善。死後仍報以永殃。

烈火試金。艱難試德。善人而遭磨折。能益加修省。不爲客心所悠移。則平生之小過必因小禍而寬。其後罰惡人而遇橫災。能引咎自懲。發現主心而猛省。亦可轉禍爲福。若不知悛改。反生怨尤。則罪案纍纍。有加無減。後禍愈烈。至或惡人享太平之福。天心實望其感恩遷過。動其來復之主心。非右之也。迨至怙惡不悛。則一生之或富或榮。正以償其惡中之微善。其未罰之惡。仍有永遠之刑。大造之種種妙用。無臭無聲。實臻聖神功化之極。

王陽明之論致知也。曰：「一點良知是爾自家的準。則爾意念著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著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何等穩當。」良知卽主心之謂。主心者對天之券也。善惡瞞不得心。卽

瞞不得天。世人自生至死，不啻自寫一紙招狀，以獻之天。故身後賞罰之施，恒以心券爲綱目。

知天者懷永賞，不知天者懷世福。永賞本也，世福末也。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蓋永賞與世福之比，例毫釐千里也。子張學干祿，孔子責之。顏回居陋巷，孔子賢之。聖人知世福虛而不實，暫而不久，用之得其道，可以建業立功。用之失其宜，適足以僂身敗行。古皇堯棄天下，如敝屣，視軒冕如泥塗，有身後永賞之念，存其中，不肯養小以失大也。小指肉身，大指靈魂。養指世福，失指永賞。身後之永賞，係本來所固有，故不得者，必謂之失。一失不能復得，一得亦不能再失。非如世福忽而得，忽而失，有朝不保暮之危。孟子云：「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倘身後并無自求多福，享土無窮之效，則居仁由義，枯寂一生，何由博得高官厚祿？古人立言包孕宏深，學者盡心推求，自得其魚躍鸞飛之趣。古未有天堂永福之說，然古人嘗有窮源返本而發其醇者，禹之言曰：「生寄。」

也。死歸也。寄。寄。主。心。於。肉。體。也。歸。云。何。歸。主。心。於。天。堂。也。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靈。魂。未。歸。之。前。客。於。世。既。歸。之。後。主。於。天。歸。之。時。義。大。矣。哉。譬。如。遊。子。知。歸。家。之。樂。家。中。富。有。金。屋。客。途。雖。苦。必。不。危。心。君。子。知。歸。天。之。樂。天。上。貴。有。天。爵。世。道。雖。難。不。妨。素。位。西。人。盼。乃 *Home* 之。詩。曰。

Home ! home ! sw'et home ! 'Th' re' s no 'Place like home

其實詮歸字之意極爲確切

中庸云。『君子居易以俟命。』孟子云。『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又云。『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古人修身克己。用全力研究於俟之一字。若非望天堂之真福。則斤斤所俟何事。與土木偶奚以異。俟命之目的。卽受賞之問題。學者讀書不究其理。其猶面牆而立。毫無所見歟。

爲善不望報之言。係古人戒勉之意。後人借爲矜高矯異之談。夫以天地之持載。覆幬四時日月之推遷。代明萬物之孳蕃。供用凡有血氣者。當如何修德順天。仰答高厚之恩。於萬一盡其善於生前。已所以報天也。享其善於死後。天所

以報己也。耕報天之田，收報己之穫。望報愈切，圖報愈殷。此爲眞聖賢眞豪傑本色。苟以報爲不宜望，也是直誤認所報者爲世福耳末焉者也。

劉戢山曰：『爲學莫先於辨誠僞。苟不於誠上立脚，千修萬修，只做得禽獸路上人。』又曰：『世人無日不在禽獸中生活，但以市井人觀市井人，彼此不覺耳。』此論實從地獄眞理中悟出，鞭辟奸邪，一針一血，非憤世嫉俗之言也。世界盡人皆有良知，是非從違，何嘗不明，但不能一時決斷，只爲一猜字作祟耳。一猜起，百僞生，如自猜度曰：『此成無害於理否？』或可苟同於俗，或可欺天於不知否？或可因循一時以圖遷改否？只此一猜，更是市井伎倆，便是禽獸胚胎，便是地獄怪相，便是致罰根源。

靈魂無形，不可謂其不能受賞罰也。就其顯者言之，骨幹膚革，非魂以司之，則寒暑疾癢，莫能辨矣。行動舉止，非魂以司之，則喜怒哀樂，莫能形矣。就其微者言之，生前之禍福，從外而來，賴肉身以爲承受。若捨此肉身，則內外既無間隔。

完全、充滿。可以直接承受有形之肉。身尙有難以形容之禍。福則無形之靈魂。豈無難以形容之賞罰。此其理非僻也。

天地之物。或有形而無形者。或無形而有形者。造物之妙。莫能捉摸。卽如一火。亦分數種。焚燒之火。爲有形者。脾胃之火。爲無形者。木石之火。不引則無。引之卽有。太陽之火。不引止於乾燥。引之卽能焚燒。樟腦之火。無引不焚。入水不滅。火同也。而火之奇妙則不同。且脾胃之火。較之他火。更猛更奇。烹爨之功。久而乃爛。胃中鎔化。迅於洪鑪。其猛可知。所化者。又皆外來之食。區區脾胃。堅逾金鐵。不更奇乎。若謂靈魂離此軀殼。難受賞罰。何以身內之火。現貯本身。初無傷害。以無形化有形。而有形順受其化。以無形施無形。而無形有不順受其施乎。以明物理者。察天理。自不難觸類旁通也。

賞罰之理。明則堂獄之界。說顛撲不破。彼佛氏亦附會其說。徇名失實。以紫奪朱。是又不容不辯者也。釋迦本無立教之權。強爲欺世盜名之舉。旁搜竊取。以

遂其奸。此野蠻之長技也。當其僻居天竺。孤陋寡聞。開闢以後之事。彼烏得而
知之。而乃捏方搓圓。驅神役鬼。乘吾隙於民樸。濺散羣德。陵夷之秋。殊可恨也。
彼雖自詡爲明心見性。實大昧心性之原因。何能知心性之賞罰於無聲無臭
之靈魂。加以有像有形之禍福。其與寂滅宗旨。亦自相矛盾。彼所云天堂有寶
珠。纓絡瑪瑙。瑤璣黃金白玉之城池。巧鳥鮮花之玩景。名爲人天小果。免不得
輕衣粒食。福盡仍須輪迴。彼所云地獄有刀山劍樹。剉鋸油鍋。抽腸割舌之慘
刑。確搗磨研之蠻法。苦盡亦須輪迴。生前有罪。死後雖陷阿鼻地獄。萬劫不得
輪迴者。一經彼教。念動真言。亦能破獄超度。往生淨土。尤可怪者。女人披過袈
裟者。死必升天。妖尼巧飾其說。以愚闍閤。受惑者亦復不少。血湖地獄。專設以
罰生產婦人。求免者必廣延僧侶。念血盆經。持血盆齋。方能超脫。此等詭談。微
論其無此理。卽云有之。則賞罰之權。僧尼可上下其手。大造之主。不能與爭。其
生也可以壓制主宰。其死也爲主宰者當泥首歡迎。而莫敢與抗矣。然則僧尼

者其主宰之革命軍乎。

道家以洞天爲福地。所謂洞天。不過深山窮谷。奇花異草。擇其清淨者。結廬以避囂耳。何福之有。又有以踏罡步斗。水火鍊渡。爲破獄道場。種種謬妄。罄竹難書。究其宗旨。無非爲圖利歛財計。豈知蠢愚未啟者。易蠱而難醒。聰明太過者。因噎而廢食。貽害人心。伊於胡底。

夫心性之學。不講則肉身靈魂之利。不明。靈與肉。旣判兩端。其享受苦樂。自非一致。苟妄爲比擬。專以人世之苦樂。概天堂地獄。則惑矣。抽腸也。割舌也。非肉身在世所能受之罰也。而以靈魂受之。軀殼已死。腸豈獨生。皮肉不存。舌將安傅。司馬溫公之言曰。『旣無身體。刑亦安施。』以關佛氏之天堂地獄。可謂一鞭一條痕矣。彼何從置喙。強辯耶。

天堂之珍。不過金玉珠寶。天堂之魂。不免披衣食粟。則其樂與人世何殊。珠玉衣食之類。求之於世得矣。何貴有天堂。況金珠雖貴。亦有不愛之人。視之如土。

塊不重之處。棄之如泥沙。周世祖有言。『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達者所賤。而主宰貴之。主宰之未能免俗也。如是乎。方以類聚。物以羣分。靈魂無形之神體。能承受理瑣。瑣有有形之物。可謂不倫不類矣。稍能明心見性者。決不作此荒謬之言。

吾所謂天堂地獄。異於是。靈魂一出。肉身卽考績功過之日。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一生善惡。纖悉靡遺。中庸云。『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此之謂也。善者升。而受賞。非黃鉞。九錫。珠履。三千之象也。惡者墜。而受罰。非鋒刃。橫陳。刳臠。競奏之象也。其所依之區。所遭之境。斷非人世之事。可以借物比喻。亦斷非言語所能形容。

吾誠近取諸譬。如紙上所繪山水人物。一覽瞭然。其來蹤去迹。變幻妙致。非筆墨所能描摹也。畫日者不能畫光。畫水者不能畫流。畫火者不能畫熱。畫鳶魚者不能畫飛躍。進而攝影一術。較之寫生家精矣。然所攝之影。不過死影。非能

傳神於片紙也。夫以衆目共觀之物，猶不能象其萬一。則以世人而論天堂地獄，焉能言其真迹耶。

吾試設一天堂，理想魂之於天，其輕清也。萬里一瞬，其光明也。四表均被，想其品也。聖聖同居，非聖不入。聖聖同心，無聖不合。淨如百煉之兼，金潔如無瑕之美。玉想其樂也，恐懼全消。憂疑盡釋，恬然安謐。陶然醇熙，想其心也。其平如權，其直如矢。無彼多，此少之偏。無我詐爾虞之僞。想其地也。大定不移，萬古無變。非若世態反覆，滄海桑田。想其時也。悠久無疆，長春不老。非若人生數十寒暑，忽穉忽耆。

吾試設一地獄，理想魂之於地，其重濁也。如穢如污，其黑暗也。如漆如墨，想其品也。虺蜴其中，蛇豕其性。不極不枯，全失自由。不鎖不枷，已受永錮。想其苦也。常恐常懼，常痛常愁。永得煩惱，不能奮飛。想其心也。焦灼如焚，奇痛若割。方可胥交戰之時。天君無泰然之候，想其地也。暗爲幽谷，深若重淵。無貔豸之象，無

沮。迦。之。場。想。其。時。也。長。此。終。古。悠。悠。無。期。非。有。十。年。五。年。罪。滿。卽。出。之。限。
夢。中。見。物。不。賴。肉。身。亦。能。承。受。以。此。理。測。靈。魂。雖。蕩。漾。無。形。其。能。聞。能。見。能。樂。
能。悲。實。有。自。然。之。妙。心。性。感。受。之。理。然。也。彼。佛。氏。乃。欲。以。搗。磨。施。之。不。亦。愚。乎。
至。若。羽。化。登。仙。脫。胎。換。骨。則。小。人。無。忌。憚。之。言。不。足。道。也。夫。求。仙。莫。過。於。漢。武。
武。帝。末。年。始。悔。悟。云。『。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惑。妖。妄。之。說。味。其。固。有。之。
心。反。視。維。皇。降。衷。之。至。理。爲。迂。腐。無。稽。是。亦。甘。美。疾。而。惡。藥。石。也。豈。邪。魔。說。怪。
之。術。可。移。賞。罰。之。定。律。哉。

原赦篇

剝復之理。天演之公例。也有廢。卽有興。有敗。卽有成。循環相易。消長迭乘。上下數千年。合轍同揆。其間蓋有天意存焉。苟求其故。可悟主宰之宏仁。伊古以來。山崩地震。洪水懷襄。沙界宜早。陸沈矣。然而變。狃臻之土壤。成錦繡之江山。而世界常留不滅焉。可知冥冥中有存之者。孰存之。主宰之仁存之也。一國之盛衰。原無定數。國祚旣亡。似不能復振威聲矣。然而湯武踵桀紂而興。漢高繼祖龍而起。歷數百世。城郭已非。聲教已改。而大統永垂不絕焉。可知玄默間有續之者。孰續之。主宰之仁續之也。一方之氣候。更屬無常。瘟疫盛行。饑饉荐至。不將使億萬生靈。淪亡淨盡。而仍變古之洪荒乎。然而大荒之後。必有豐年。盛疲之餘。必有安謐。從未聞災禍頻仍。蒼赤無一安全者。可知有不忍殺人。之主宰。仁風所被。而生機不絕也。夫咎者。休之母也。懲者。獎之母也。以至神極妙之權衡。運此苦心經營之大德。吾無以名之名之。曰赦。作原赦。

靈魂之理。賞罰之因。余已不辭焦唇敝舌。爲黑闇世界告。特永罰之章。雖爲造化萬不得已之苦衷。而未嘗不爲死後靈魂開三面之網。其機至隱。其理至微。唐突言之。世必以吾言爲謊。故吾先揭人心本善之顯。呈以證主宰恩赦之實際。

人情莫不好生而惡死。凡事之可以奪其安樂。戕其生命者。念及之而驚怖。一旦迫不可逃。則心爲之寒。股爲之慄。色爲之變。汗爲之流。鬱於中。發於外。或含淚而呼天。或推胸而號天。或伏地而祈天。一若穹窿之上。自有權衡哀之求之。卽能援我者。是主宰恩赦之能力。盡人信之。鑄於腦筋。印於靈府。不可掩沒也。君子克復之修。其用力爲最苦。其致功爲最難。顧力苦而返心。則樂功難而歸仁。則易。故其潛修一室。專心致志。局外視之。以爲精神焦灼。不堪其困。殊不知捫心無愧。俯仰自安。一若洋洋在上者。早已默鑿功修。錄其大醇。而宥其小疵矣。則最信主宰之赦者。莫君子若。

小人。徇欲營私。爲惡之時。不無瞬息之歡娛。及事後追維。懷慙。衾影未必指責之有人。而其心。餒矣。未必。威逼人之有。而其心。懼矣。未必。聞見之有人。而其心。懷慄然。以爲幽冥之地。早有知者。寢不安枕。坐不安席。如芒刺背。如鳥驚弓。蓋明知罪惡。貫盈。雖倖逃法網。終難邀彼蒼之恕也。則最信主宰之赦者。又莫小人若。

豆棚瓜架之間。狹巷通衢之際。往往有郝翁。竈嫗。牧豎。樵夫。示以之無而不識。授以經傳。而不知至聚談鄉曲閒話。衷情則相告曰。某也強悍者。是天必降罰於他日某也。被冤若是。天必中佑於一朝。見人之惡。則責之曰。人可欺。而天不可欺。子戒之。見人之善。則勗之曰。人無眼。而天實有眼。子勉之。主宰之威。炤輸人天良。如其溥也。主宰之恩。赦觸人崇信。又如其周也。執生前之相感。相信以例。死後之實受。實施。有不昭然若揭乎。

靈魂爲主宰。所秉賦爲主宰。所呵護如父母於子。無所不用其眷愛之心。雖歷

世之結果不能不區善惡爲賞罰。然萬不肯自殘其愛子而任其展轉哀呼。毫無憐憫之施者。則恩赦一道斷不可少也。

就人事以測天理。文明之邦。鄉有禁國。有律人皆遵守。今有越貨者。治之監禁。法也。禁未滿期。人已遷善。求寬不得。政也。人君哀矜。欲示大公。特假大典而大赦之恩也。

天道亦猶是耳。靈魂之惡者。罰入地獄法也。半生爲惡。及終。修改求不罰。不能。政也。天眷獨厚於人。甯不哀矜。何以示大公。何以假恩赦。此則不容不研究者也。

人生在世。不過數十寒暑。一入於惡。靈魂永罰。竟無終期。至仁如天。何忍出此。然則恩法并濟。宜如何充仁至義而毫無缺憾乎。廣大精微之主宰。必有術以處此。此又不容不研究者也。

研究此理。關係於人心世道。不淺。非僅爲死後靈魂之考據也。永賞永罰。以馭

善惡萬古不易之天律也。大仁大義以眷靈魂萬劫不磨之帝恩也。律在不可以私恩徇罰惡之規也。恩在而可以公律寬赦惡之慈也。聖賢不能無過。微論凡庸巨惡猶可改良。微論細行懸大律以懲之爲怙惡。示無偏之法。假大典以赦之爲悔過。開方便之門。世人苟盡明此理。則敬信之念堅而洗伐之力勇。上焉者知以修改憂民爲事。天下焉者知以保種愛國爲悔罪。豈細微之益哉。渾沌迄今數千年矣。地球不爲不古矣。史傳事實不爲不備矣。進步不爲不極矣。天意不爲不明矣。印度爲佛氏之國。淪於奴隸。猶太罪無所禱。散而之四方。千有餘載。非天禍之乎。歐美人稱文明國。號強富。非天佑之乎。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是在先覺者有以觀其微矣。

國之大辱莫甚於不能治外。彼人也。我亦人也。彼立法原於宗教。大小各國均有治外法權。無強弱之分。畛域之判。我文明之華胄。教化最古。何以民智不開。何以法權莫享。天意乎。人力乎。是不可以不猛省。

二十世紀以來我華民之陷溺深矣橫逆之來不爲不多天災流行不爲不切
同此環球賞罰判然柄國者胡不自返

積。痼。莫。藥。者。皆。曰。天。下。事。不。可。爲。也。聽。天。而。已。夫。聽。天。非。順。天。也。天。方。警。我。而
聽。之。是。明。知。天。之。將。赦。而。不。之。知。求。也。受。梏。楊。刀。鋸。略。不。數。棘。者。今。日。中。國。之
謂。夫。

西教篇

自西力東漸。彼輩外交之士。挾羣峭摩天之氣。而來而吾國之法政。學術。官
態。民情。俱有拒虎進狼之痛。早夜思之。豁然了澈。蓋宗教之關繫國脈。非淺鮮
也。歐美發軔之源。根賴於治法者。十居二三。賴於教法者。十居七八。彼民之心
專一。無歧。彼國之容。肥腴。不瘠。非有半籠培植之美術也。宗教之膨脹。力磅礴
蓄積而致此也。

悲夫。吾國之無教也久矣。孔孟祖述堯舜。靈章文武。政治家。非宗教家也。佛老
異端。邪說。荼毒中原。數千載。愛國者至今有餘恨焉。孔孟之道。統既已淪。胥佛
老之幻術。終不絕滅。治非所治。教非所教。而民數。駕萬國五洲。國權。儕波。蘭。印
度。危矣哉。外患迭乘。中樞不固。國勢之難也。百倍。往古。民心之漓也。亦百倍。往
古。求牢籠培植之美術。立教一法。其當務之急乎。

二十世紀。不容無學術之英雄。彼夫高掌遠蹠。視濶步者。流言愛種。持論。

合羣。轟洪。鐘以崩山。泥溜。轍以呼水。憤忿。騰沸。哭遍。天涯。氣非不豪也。血非不熱也。然而有愛國之虛名。無救國之實際。大言炎炎。淋漓滿紙。紙足以覆。醬瓿耳。彼善畫龍不能破壁。飛去者病在未點睛乎。立教一法。卽吾以精學之學術。爲二十世紀合羣愛種之英雄。點其龍睛也。

立教之法。最竅要者在鑿鑿新舊之學。滌吾之舊。而光大之。化臭腐而爲神奇。取人之新。而發揚之。闢旁門。而趨正路。釋子之道。輪自蠻荒。支離無蹤。不足法矣。道教爲吾中國所自產。而牛鬼蛇神。千門萬戶。何所適從。楚固失矣。齊亦未爲得也。然則奈何。僕枕藉歐亞研究中西。上下數千年。縱橫幾萬里。知宗教家之學術。不肯於古。而宜於今者。其惟耶教乎。

雖然。孟浪言之學界。必羣起而攻我。何則。我致疑之問題。有二。一必疑我爲傳道之牧師。鑿鼓其說。以惑衆。一必疑我爲媚外之涼血。突梯其詞。以取悅。二疑交并。僕遂能已於言乎。僕法家也。欲以律學輸我。至愛之同胞。不得不於立教。

一途。開其門徑。博學之君子。蓋知僕之苦心矣。僕試條陳西教之源流。雜採新舊二約之事蹟。爲我國民告。

創世記之說曰。乾坤始奠。萬物並育。帝於大地中。以土造人。男名亞定。女名厄娃。配爲夫婦。爲萬世人類之元祖。

使萬物悉聽其命。不耕而食。不衣而華。無寒暑水滂之災。無疾病死亡之害。惟修德以俟命。

帝錫以福。亦申以誡。試其心志。指一樹。冀戒以勿食。違則重罰。爲逆天者懲。

元祖故觸帝怒。於是四時有酷暑嚴寒。不耕無食。不織無衣。內則忿懼憂哀。壽夭總歸一死。外則虎狼蛇蝎。頑物亦得傷人。至今萬禩子孫。負罪茹苦。

元祖之靈。自怨自艾。帝哀矜深切。允以法外施恩。乃假耶穌降生事蹟。爲世人開思路。

漢哀元壽二年。冬至後四日。由童女身。降誕於猶太白陵府郊外之山隅。名曰

耶穌耶穌譯言救世者。生時神聖賡颺。靈光擁護。景星晝現。邊徼入朝。

年三十。周流布道。神鬼人物。聽命不違。靈蹟昭彰。載於史乘。三十三歲。假手羣兇。甘心受難。釘死於十字架。爲世人効死贖罪。時方午正。日月失光。山嶽崩震。人物哀傷。葬之第三日。復生。在世四十日。親與宗徒釐定教規。囑傳世界。事畢於百二十人前。乘空直上。天神扈從。隨侍飛升。

其降生之國。傳有古經二十四部。內載降生之事。計數十端。印証後事。若合符節。迄今歐美各國。遵奉一體。家絃戶誦。

或問許子曰。子破迷信。放邪辭。旣得聞命矣。西教所傳。迹近神道。而吾子闢之。是以己矛盾已盾矣。子將何以圓其說乎。

許子曰。有本原。謂之道。有根柢。謂之學。道之所在。不限華夷。取其可守而已。學之所存。不拘中外。擇其可造而已。降衷一律。性命同科。虛己反求。庶有得焉。我中國所稱盤古三皇開天闢地之事。模糊影響。多後世好事者想像之。德言故

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因堯舜以前事蹟湮沒不可考也。羲農之典尙若雲煙。矧首出御世者乎。彼所稱元祖之名相傳不朽。顯載於歐洲之正史。取以爲據足矣。

其言萬物并育而後造人。詩經集注云。『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此先儒揣度之理想而未發明其胚胎也。造人以土具有至理。蓋萬物俱生於土。故物有土宜。土產之稱。人有土生。土長之說。醫以脾土爲本。死以入土爲安。土之功用大矣。然非至化至神之帝無此製造能力也。後世熟聞其說而效之。土偶泥俑。塑範百出。以爲可僭竊主宰之神。奇作奸犯科。轉以惑世。故西教偶像之禁爲最嚴。

首製男女而伉儷之道之造端也。自古迄今無父無母之人。由父而祖而曾而高等而上之必有生人之鼻祖。此賢愚所共信也。亞定厄娃後人所命非專名也。其義即元父元母耳。一脈所傳綿爲瓜瓞。散爲林總。華人不得以爲異種而

喋喋擯之。

說者謂創興之人苟非才德兼備不足以首冠羣倫亞厄二人明知故犯於才德猶有所缺不能不歸咎於造物矣然自貽伊戚不可以怨天天賦以自主之權授命使守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生才之權在天歸德之權由己若既生以後天能長保其不愆不尤是捏一傀儡而掣之線也賦以定德而復限以定能則與反哺之鳥跪乳之羊何以異寧彼蒼毓人之至意耶。

或曰一莫之微重罰至此倘更有甚於莫者罰不亦窮乎許子曰西律原於宗教其定讞也必審判當時情節之關係意向之得失不以所犯大小區重輕中國迄今不能仿行試借此以發其醉亞厄所犯不過一莫之微而應審之端甚多一須審處境之順逆二須審事情之難易三須審受命之親疎四須審施恩之厚薄五須審本人之智愚六須審地位之尊卑七須審蓄意之鉅細明此七者可重罰之故矣按律所犯雖重而出於時窮勢迫重亦可原福地之中珍

饒美味。百物俱備。不食此菓。毫無難處。處此極順之境。犯順之罪。應科以重。一也。所命之事。遵守甚難。犯猶可諒。一菓之戒。有何妨礙。事最易守。而違之。罰之不可輕。二也。堂廉高深。律法疎遠。小民一時悞犯。情可原也。當時元祖面命耳提。受諭親切。則違命之罰不可輕。三也。元祖受恩深重。當如何修身克己。以體天心。乃開端考績。置若罔聞。負恩之罰不可輕。四也。愚蒙違禁。尙有矜卹。以元祖之才智絕特。明知故犯。春秋之義。責備賢者。自不能以所犯甚輕爲宥。况夫玩法之罪。猶可補救。於將來。乃至於變生爲死。禍及子孫之利害。以身嘗試。毫無顧慮。則罰之不可輕。五也。草野微賤。觸犯帝王。片言有失。罪不容誅。以其位判尊卑。名分之關繫大也。以至卑之人。背至尊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罰之不可輕。六也。律重誅心。元祖當時起意難免。藐視之思。僭越之念。則罰之尤不可輕。七也。是故科罪之法。不論物而論事。不論迹而論心。所以示天道至公。豈人所能私議乎。雖然。僕之發揮盡致。不過叙律法之大凡耳。非具董狐直筆檄元

祖也。

或曰大智大仁莫若帝。帝蘖惡菓不知元祖之必食是不智也。既知元祖之必食而特以餌之是不仁也。仁智二者帝有所未盡也。曷罪元祖許子曰是即大智大仁之作用也。元祖造於帝其貴也若天子其寵也若元勳帝之錫以福也厚矣。然賞罰之行天演之公理也。法立而後知恩威行而後知福使人世見賞而不見罰則并不見賞矣。其墜於罪也元祖或未之知帝已知之。蓋欲假元祖之身明罰罪之機倪也。深而言之則大造鍊魂之術也。欲其不磷也必先磨。欲其不緇也必先涅。使其帶罪圖効所謂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使之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或曰大造許人自新何者不可立法不可開恩而必降神託生辭尊居卑由辱致死以爲救世贖罪之典。恐格致家必不韙其說也。許子曰帝至仁也。視人溺猶己溺。人飢猶己飢。然使飢溺者自救飢溺曷克有濟而逕救於天又不足以

示。威。福。是。必。有。人。類。中。不。飢。溺。之。一。人。爲。億。萬。人。拯。救。方。合。自。行。立。功。之。旨。惟。降。生。救。贖。之。說。猝。以。語。人。必。大。惑。不。解。其。實。理。亦。平。庸。近。取。諸。譬。其。如。示。諸。掌。乎。獲。罪。於。天。既。無。可。禱。不。能。遽。予。以。恩。譬。如。褫。革。之。官。充。軍。煙。瘴。君。眷。甚。隆。冀。其。開。復。必。先。使。之。報。効。立。功。不。足。仍。准。其。金。作。贖。刑。罄。其。血。本。以。爲。贖。然。後。次。第。入。官。漸。升。階。級。不。然。恩。綸。雖。厚。不。能。越。俎。而。升。也。今。之。罪。人。充。塞。宇。宙。猶。之。煙。瘴。之。區。也。降。生。赦。世。之。人。爲。民。流。血。猶。之。罪。官。罄。其。所。有。血。本。以。贖。刑。也。其。言。耶。穌。爲。帝。子。可。證。君。民。聯。屬。之。公。義。古。者。愛。民。之。君。有。云。『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又。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其。引。咎。自。責。深。切。如。此。蓋。人。君。爲。羣。黎。之。元。首。當。萬。方。多。難。民。心。陷。溺。之。秋。非。爲。民。請。命。爲。國。流。血。不。可。義。之。所。在。則。然。天。於。人。猶。君。於。民。也。人。類。獲。罪。委。爲。己。過。自。割。其。愛。降。生。代。死。使。子。孫。黎。民。得。以。永。保。蓋。隱。懸。一。爲。民。贖。罪。之。格。垂。訓。萬。世。之。君。人。者。豈。第。顯。示。痼。瘵。之。至。意。耶。

神人之判在有形無形耳。人類有形，故所懼者亦有形之罪。神體無形，故必由無形而有形，以有形之體贖有形之罪。此降生之理，所以可推求也。

無形像無終始主宰至誠不息之神體也。有形像有終始主宰降生救贖之形體，也不言神體。則天地人物之來歷，不清。僅論神體而捨降生，則贖罪救人之功用不明。於以知有形無形同一主宰，其不同者，因人世之氣運，常有變是以主宰之作用，亦經中有權降生之事。達權以通變也。故由無形而有形，開關之初，本無形無像之資格。造此有形有像之人物降生之後，以有形有像之神體廣佈無形無像之寬仁，能造人物之形，自能造自己之形，使人身後接之，則有威使人生前近之，則有儀於通權達變之中。寓守經行常之妙。此帝所以爲神也。唐虞揖讓湯或征誅，事隨時變而義無不合。若曰夏禹德衰，武周非聖，此未可與權之論也。刻舟求劍，膠柱鼓瑟，安足與言天人之理乎？故能於常變經權之道，體會隱微，則降生救贖之至理，必豁然貫通矣。

降生大德。卽自誠明之道也。中庸云：「誠者，物之終始。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進參其妙，未降以前，以有形之天地人物爲言，爲聲爲光爲色。既降而後，遂以誠明之光印證造化之光，以聖智之聲印證萬籟之聲，以傳授之言印證主宰無聲之言，以仁愛之色印證蔚藍不變之色。前後發現之體，用皆所以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猶之君王有形，君王之意旨無形，以有形宣無形，不可謂以尊降卑；上帝無形，上帝之降生有形，以無形化有形，不可謂自上降下。卽按其贖罪立表之道而降字之義，已彰上帝有行化之猷，故特降有形之生。猶之君王有頒行之事，必降無形之旨。若僅信君王不信，君王所降之旨，必與抗旨同科。雖有忠君愛上之虛文，亦不足蔽其罪迹。僅信上帝不信上帝，降生之事，疑其不宜，議其不合，自與逆天同罪。雖知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敬之畏之，而所失寧不大哉。

威。從。天。而。墜。則。身。非。人。類。適。足。以。駭。世。震。俗。欲。立。表。化。人。也。難。矣。化。景。星。慶。雲。之。瑞。借。氣。成。形。則。身。爲。虛。幻。更。不。能。與。人。爲。伍。欲。代。世。贖。罪。也。難。矣。兩。者。既。有。所。不。可。於。是。幾。費。苦。心。而。運。至。妙。至。神。之。作。用。必。使。胚。胎。乳。哺。由。童。穉。而。至。壯。長。無。事。不。與。人。同。以。顯。其。眞。爲。人。類。寓。變。於。常。也。姜。姬。履。武。古。有。傳。之。然。史。氏。之。粧。點。耳。非。眞。跡。也。佛。氏。剖。脇。人。盡。信。之。然。異。端。之。戕。賊。耳。非。正。道。也。唯。降。孕。童。女。感。以。聖。神。不。由。人。道。以。成。胎。無。災。而。誕。不。損。童。身。猶。格。致。家。試。驗。水。晶。受。太。陽。之。光。力。出。入。縱。橫。毫。無。阻。礙。以。表。其。眞。爲。帝。種。奇。而。不。怪。也。天。道。之。流。行。恒。與。人。事。爲。感。召。不。容。泥。形。跡。以。求。亦。不。能。舍。性。理。以。解。也。

無。上。下。無。分。合。無。小。大。無。先。後。帝。之。聖。性。也。其。降。生。也。不。離。天。其。升。天。也。不。離。世。聖。性。之。感。通。兩。間。充。滿。而。無。際。萬。方。普。被。而。不。遺。欲。致。吾。知。在。卽。物。可。窮。其。理。熱。生。於。火。溼。生。於。水。火。父。也。熱。子。也。火。與。熱。合。卽。發。燄。燎。之。烈。水。父。也。溼。子。也。水。與。溼。合。卽。生。潤。澤。之。滋。相。因。而。來。無。上。下。分。合。之。別。無。小。大。先。後。之。殊。烈。

也。滋也。卽水。火體性之結果也。以言聖性一體也。而舍三位。一曰父。二曰子。三曰聖。神位者。靈明自立之位。非爵秩之位也。父子云者。感通之父子。非形生之父子也。父子之感情。動聖神之妙用。通理能默悟體實難言。未有天地之先。渾全完備。降世之後。聯合淪浹。一而三。三而一也。至於人類。維皇所降。衷造化所孳。養人之視天也。若父母。天之視人也。若赤子。以保赤之苦心。憫忤親之大逆。聖性降生。拯茲陷溺。使大地之上。凡有血氣者。莫不達天知本。重爲聖界之氓。如火之炎如水之潤。非聖神功化之極。曷克臻此。

耶穌之體。有天然聖性之體。不滅靈魂之體。人類血肉之體。相合而成者也。非如是體。不足以聖神。非如是體。不足以贖罪。非如是體。不足以流血。非如是體。不足以感人。夫人罪至極。不過一死。今有獲罪人主之臣民。其死也。尙有餘辜。或戮其孥。或赤其族。況于天之命。豈一死所能抵償乎。微論一人之死。不能抵償本人一次之罪。卽聚天下古今人之死。亦不能抵償一人一次之罪。矧末世。

之遠。兆民之衆。罪積如山。惡深如海。使僅以人類血肉之體爲救贖於功德也。既。不。周。於。名。分。也。殊。不。稱。欲。求。相。稱。非。與。上。帝。一。體。之。尊。斷。不。能。償。此。重。大。之。罪。惡。天。恩。浩。蕩。出。人。意。料。之。外。以。聖。子。結。合。人。之。靈。魂。取。童。身。聖。女。之。淨。血。受。孕。而。生。論。其。爲。真。人。則。有。肉。身。有。靈。魂。固。元。祖。遺。留。之。骨。肉。也。躬。代。元。祖。以。償。其。罪。於。分。爲。宜。論。其。爲。真。主。實。係。三。位。中。第。二。之。聖。子。與。聖。父。聖。神。一。體。一。性。故。代。贖。萬。世。萬。民。無。限。之。罰。而。綽。綽。有。餘。裕。

帝能赦人之罪。其性不能茹苦。人類能茹苦而不能自赦其罪。惟帝與人二性相合。既能茹苦。又能復活升天。此耶穌所以爲聖也。夫可崇拜之帝。冥居萬有之上。既非世人所得見矣。使我得見之人。又不足以受崇拜。耶穌一出動人之敬畏也。如彼滿人之瞻仰也。又如彼使人樂見之而不厭。使人亟拜之而不倦。斯不愧爲立表之真人。而無疑爲救贖之真主矣。

主宰之嫉惡如仇於元祖之干犯。露其朕兆。此聖性之不容塵滓也。耶穌以上

帝之性兼人性。上與聖父同體。下與人類同形。居間承合。全上安下。故論其本位。則帝而入論其救世。則人而帝。論其補元祖之所傷。贖元祖之所失。謂之再造。也可謂之再祖也。亦無不可。

於戲救贖之法。至於慘死。其爲德也。至矣。盡矣。假手羣兇。備遭荼毒。爲天下億萬生靈。茹酷刑。論者謂大襲尊榮。須爲愚者。諱吾以爲至尊之人。所受之辱。無辱而不榮。試假人事以譬之。

尊貴莫若帝王。卑賤莫若禽獸。此世界之公論也。商之時。大旱七年。湯爲民求雨。身披白茅。自爲犧牲。剪髮斷爪。以六罪自責。卑賤極矣。然當時臣民見其尊。不見其卑。見其榮。不見其辱。蓋爲國籲天爲民請命。無所謂卑辱也。彼夫匹夫有罪。刑不過荷校耳。三尺童子皆知羞之矣。非憂國憂民者。所可同日語也。同此卑賤而榮辱懸殊。是故飲血受釘。至卑也。遂以顯其至尊。至尊也。適以顯其至榮。

湯一國之君也。耶蘇乃天地神人萬有之真主。以湯之德。論湯之功。僅免一時。一國年歲饑饉之災。耶蘇之功德無極。能免萬方萬世人靈永罰之災。故湯祇以六罪自責。耶蘇則聚萬世萬民之重罪。盡歸於一身。湯祇剪髮斷爪。爲活犧牲。爲民請暫時之命。耶蘇則聚鞭笞釘鎗之劇苦。屍於十字架上。爲死犧牲。爲萬世萬民請永遠之命。孰大孰小。不解自明。小既不辱而榮。則大者之尊榮更甚。

或曰。湯雖帝王。與人同類。有心無力。不得不屈己卑躬。耶蘇既爲帝子。豈不能寬仁赦免。何必若此艱難。始能救贖。許子曰。善哉問也。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吾試與子言德。夫人性中所具仁義禮智信之根。皆主宰所錫之德也。以德錫人者。其德必不匱。其所行必有更極。其至又極。其全者。夫橫逆之來。恕人自返。對布衣無權力之人言之。則可。若治國經邦之主。恩施法外。必致姑息。養奸濫賞。縱惡。故曰。『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也。』國家尙且不可況天地神人。

之。大。主。而。妄。赦。永。罰。之。罪。人。匪。特。礙。其。至。大。之。權。且。損。其。無。瑕。之。德。矣。夫。燿。燿。成。命。法。在。必。行。義。之。至。也。分。其。體。以。救。萬。世。仁。之。至。也。委。曲。矜。全。補。罰。相。稱。智。之。至。也。罰。不。從。寬。赦。不。失。約。信。之。至。也。典。莫。大。於。祭。獻。耶。穌。身。代。犧。牲。裸。懸。十。字。架。以。祭。聖。父。禮。之。至。也。五。德。兼。全。萬。能。俱。備。於。降。生。救。贖。一。端。見。其。大。凡。矣。人。罪。至。多。耶。穌。補。以。至。多。之。苦。其。身。自。頂。至。踵。無。不。受。傷。可。見。上。帝。不。罰。則。仁。全。而。義。缺。不。赦。則。義。全。而。仁。缺。不。補。而。赦。則。上。帝。無。以。見。其。尊。嚴。而。智。信。與。禮。俱。有。所。缺。以。上。帝。之。全。能。而。尚。有。缺。德。此。理。之。所。必。無。者。

以。耶。穌。之。神。通。廣。大。若。不。願。死。孰。能。損。其。毫。髮。其。受。釘。也。是。必。願。以。一。腔。之。熱。血。潤。澤。濁。土。願。以。七。尺。之。玉。軀。犧。牲。塵。世。臨。刑。之。時。不。膚。撓。不。目。逃。恬。然。藹。然。義。氣。波。太。虛。丹。心。照。萬。古。并。非。英。雄。末。路。勢。窮。力。竭。低。首。下。心。引。頸。受。戮。者。比。上。帝。結。合。之。人。性。其。受。苦。受。痛。受。辱。受。死。之。遭。際。皆。與。人。同。其。救。苦。救。痛。救。辱。救。死。之。功。用。則。與。帝。同。是。故。耶。穌。之。囚。雖。楚。而。魂。則。不。楚。耶。穌。之。體。雖。殘。而。魂。

則不殘日光在樹斫樹不能斫光靈魂在身傷身不能傷靈達天德者稱被釘之功過於化育善化育施之肉體而已此則救靈脫罪拯沈淪於永遠滌污穢於塵寰使智愚賢否五洲萬國聞其風者莫不感激涕零被其化者莫不泥首崇拜萬世千秋而後飲其黃金之血洗濯舊染咸與維新其德詎不偉哉自古莫不有死惟義憤之死與匹夫自經於溝瀆者殊科蓋其氣矜之隆血性之烈固有可傳者若夫比干剖心子路爲醢樊將軍借頭於荊卿夷門生刎頸於公子吳越之士屬劍於軍前田橫之徒自殺於荒島此皆激於俠烈之氣足以感人不足以救人也干鼓而下讀史者猶嘖嘖贊之不以爲卑辱也耶穌之死無辜無怨樂受凌遲以贖衆罪其德彌天際地豈義憤之死一時尙氣者所可比耶

或曰救贖之事在西漢末年然則西漢以前無天恩矣西漢以後之世紀生生死死依樣葫蘆初未聞有福冠前人壽高往古者何取夫救贖爲許子曰是未

論。天。人。之。分。量。也。天。之。所。以。爲。天。高。明。悠。久。非。意。料。所。能。比。擬。其。萬。一。以。人。力。而。論。一。時。之。人。僅。能。行。一。時。之。事。雖。聰。明。睿。智。而。成。敗。利。鈍。尙。須。聽。命。於。天。前。不。見。古。人。不。能。持。其。禍。福。之。衡。後。不。見。來。者。尤。不。能。操。其。順。逆。之。券。此。彼。蒼。鐵。限。人。類。之。分。量。也。若。自。主。自。立。之。上。帝。決。不。鐵。限。自。己。之。分。量。上。下。古。今。皆。在。一。粟。目。見。之。內。燧。火。屢。改。紅。羊。屢。劫。人。見。其。久。彼。見。其。暫。也。庶。生。蕃。蕪。事。變。雜。出。人。見。其。繁。彼。見。其。簡。也。未。降。生。以。前。帝。非。閉。目。塞。耳。不。問。人。間。何。世。也。冥。冥。中。自。有。威。福。詩。云。『奏。假。無。言。時。靡。有。爭。』垂。訓。於。微。也。既。降。生。以。後。帝。非。違。奇。門。異。以。欺。愚。夫。愚。婦。也。蕩。蕩。乎。明。示。朕。兆。詩。云。『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垂。訓。於。顯。也。生。死。之。原。因。賢。者。知。之。愚。者。昧。焉。明。靈。魂。之。至。理。究。堂。獄。之。大。道。則。吉。凶。不。足。以。重。輕。壽。夭。無。關。乎。心。性。何。庸。以。西。漢。之。前。後。爲。辯。難。哉。

夫。死。亡。者。肉。身。暫。時。之。死。耶。穌。所。救。者。身。後。永。遠。之。災。或。疑。原。罪。已。贖。天。蓋。復。人。以。元。祖。之。福。使。人。免。死。亡。之。災。不。知。哀。莫。甚。於。心。死。身。死。不。足。哀。也。此。心。一。

死。靈。魂。已。墜。永。罰。身。雖。未。死。猶。禽。獸。也。救。贖。最。要。之。宗。旨。在。救。心。之。將。死。贖。心。之。已。死。時。至。今。日。人。心。之。澆。漓。較。之。元。祖。違。命。之。罪。重。百。倍。矣。罰。之。不。遑。譬。之。不。暇。安。能。悉。予。以。元。祖。之。福。天。不。予。以。元。祖。之。福。即。援。其。死。心。之。大。作。用。也。且。援。心。無。限。之。恩。較。之。前。福。更。爲。隆。重。蓋。罪。根。不。去。爲。善。綦。難。書。云。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一。處。此。危。微。之。勢。欲。人。皆。爲。堯。舜。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談。何。容。易。似。此。不。可。救。藥。之。病。欲。施。挽。回。之。術。雖。聖。人。亦。有。所。不。能。自。救。贖。之。恩。一。錫。不。特。消。除。原。罪。更。能。固。本。培。元。後。之。人。受。其。針。砭。加。以。修。省。去。惡。如。刈。百。草。爲。善。如。友。芝。蘭。克。已。還。原。天。心。復。見。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豈。徒。托。空。言。乎。實。有。深。切。著。明。之。實。效。也。

人。生。獲。罪。之。由。根。於。三。害。曰。肉。身。曰。異。端。曰。私。欲。妖。魔。欲。昏。人。智。必。借。異。端。以。爲。媒。私。欲。默。攻。人。心。必。托。肉。身。以。爲。孽。世。人。易。受。三。罪。之。因。皆。從。原。罪。而。得。自。救。贖。之。後。定。有。滌。除。舊。染。之。規。行。以。爲。天。下。之。法。則。舊。染。一。祛。新。恩。卽。至。人。心。

之危者由是而安。道心之微者由是而顯。與人爲善。惟日不足。三害雖烈。何所施其伎倆耶。無他。心有所主。克之自易。是故謙遜所以克驕。奢也。施捨所以克貪。吝也。制欲所以克淫。邪也。含忍所以克忿。怒也。淡薄所以克饜。饜也。仁愛所以克嫉。妬也。勤儉力行所以克苟。安也。十誠之道。盡於此矣。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苦可以爲飴。死可以爲歸。蓋以心內福地之安。不啻元祖當時身外之福地。元祖違命而失身外之福地。吾人當俟命而居心內之福地。是故信靈魂之不滅。自瞭然於賞罰之間。題究天赦之流行。自恍然於救贖之目的。倘夢然不求我生之自來。吾死之所歸。猝以降生。救贖之道告之。是猶向螻蛄而語春秋。呼螻蛄而談天地也。無怪夫捫燭叩槃。茫無頭緒矣。

聞之。泰西士夫之稱哲學家者。未有不達天知理。研究心性之學。而於宗教尤所尊崇。通都大邑之間。海濱山陬之隙。莫不設立教堂。以爲觀摩瞻仰之區。學者摩肩擊轂。日遊其間。精其造詣者。撫耶穌師徒之前言。往行足資感激。激者韻

爲詩歌。釐爲篇什。晨鐘暮鼓。拈揚鼓吹。務使成童就學之年。卽已薰陶其德性。而不至流入於異端。基督之道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有如此者。

或曰。耶穌聖德。如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允宜澤及寰球。光被率土。何以歐洲被化。先於東亞。天心得毋厚薄乎。許子曰。上帝者。普世公共之大主。耶教者。普天獨一之正教。君子之於上帝也。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自古以來。我中國之上流社會。未有不敬信上帝者。至降生事蹟。爲亘古未有之奇。降於中國。則中國先被其風。降於西土。則西土先享其福。自邇之遠。理也。亦勢也。道之流行。速於置郵傳命。固不必周遊萬國。使人人共見其威儀。共聆其罄歎也。况夫我中土受教最早。格致先明。海禁未開以前。金銀珍饈。極爲富足。則古必有精通礦務。研窮化學者。特前人斬而不傳。或其書滅於秦火。史不紀載。世遂無聞。十九世紀間。腐儒不諳考究。論及開礦。則以爲大傷地脈。談及化學。則以爲奇技淫巧。竟若三代以上。無此學者。獨不問貨殖之所自來。寶藏之所自興。吁。亦謬矣。據一

斑以測全豹則耶教亦必早傳中原特以佛道混雜其中遂致以莠亂苗以紫奪朱上智者因噎廢食不加講求詫爲怪異而不信下愚者不由正路遁入旁門迷於邪說而不信此則自暴自棄不宜以厚薄怨天也吾嘗撻索墳典而得其遺蹟焉。

明洪武初江西廬陵掘地得一大鐵十字上鑄赤烏年月赤烏爲三國時孫吳年號人皆不知爲聖教之物有名臣劉嵩字子高者作鐵十字歌以誌其奇事詳劉嵩詩集并李九功慎思錄內考赤烏年間之鐵十字去降生前後不遠是當時教傳中國之證。

又明季關中掘地得一碑刊刻景教流行頌係盛唐之事所述上帝降生始末甚詳足見唐時教傳中土。

又河南開封府有一賜樂業殿其教法非儒非釋非老非回惟內有西來古經四部及石碑二座一係前明正德七年四川布政司江都人左唐撰文翰林院

淮南人高。考書丹。吏部給事中揚州人徐昂。篆額一係弘治三年開封府學增廣生金鐘撰文。碑內書始祖阿耽。與今之譯音亞定同。以外并述古聖先達人名用字不同音韻則一。叙傳古往之事毫無舛誤。謂此四部古經傳於周。顯於漢。在上帝未降生之前。已到汴京。足見所傳上帝降生救贖之古經。中土早有確據。歷數千年之久。尙建殿立碑。世世守之。良不誣也。

況夫降生事蹟。歐史紀載詳明。引證確鑿。因與亞洲書不同文。重譯者又不能闡關其理。議者遂謂無夫而孕。復活升天。迹同圖讖。雖善無徵。然而居今之世。考古之事。舍證之史。乘外無他術也。外國之人。若謂中國之經傳子史。盡同圖讖。必有訾其狂者矣。凡事根諸身。明諸理。考諸事。驗諸行。是非邪正。不難明辨。彼夫三家。邛學究戶庭以外。無見聞經史以外。無學問。尙不知世界爲何物。井蛙之類。何足與談西史哉。

或謂中國經史誌已往不誌未來。然中庸不云乎。『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又

曰。『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古聖賢致力於先知之功。蓋剴切矣。或當時未有其人。或後世未明其解。不得謂無此理也。耶穌之歷史。既印證於當年。復徵驗於奕禩。其行則大醇也。其哲則先覺也。其立教也。敦倫而外。進以修聖之功。贊以歸本之妙。感人以望慰。人以悔。育人之德。盡美盡善矣。十九二十兩世紀以來。歐化賴以維持。國勢賴以奮起。致效久有明徵。明徵自能悠遠。今所稱文明之邦。皆耶教隆盛之都。會也。甯無效乎。

至於聖瑞靈奇。彼既非世人可比。則其歷史。必有表異於庸常者。無足怪也。無夫而孕。復活升天。世見之以爲奇。帝見之以爲常。蓋聖性中自有之能事。非庸夫俗子所能夢見也。中國經史所傳奇瑞。或係天堯萬物應有之事。適逢其會。或係史臣溢美之詞。或因上帝欲表其德。以示勸懲。或係異教借端。以蠱世聽數者。均未可定。所以日食星隕。天文家之常事。而愚者以爲怪也。鳳儀麟出。格物家之產料。而迂者以爲祥也。自古以來。從未有自行自主之靈蹟。聖經所載。

大光之星。空中之樂。癩者淨。癱者行。聾能聞。瞽能視。啞能言。平風息浪。濟飲充饑。凡此奇事。皆耶蘇自行自主者。足徵天眷之所歸已。

生無夫而孕。死復活升天。生死之特別者。耶蘇外無第二人也。亞定者人類之元祖。爲人本根。故由福地之淨土而生。耶蘇者人類之再祖。代人救贖。故由童女之聖血而生。舍此二祖。古今來大聖大賢。大奸大惡。皆精血團結而後生。肉身敗壞而後死。蓋造化所定。生死之規限。無人能改。能者惟一上帝。亘古以來。爲人類者。莫一死卽使。若何矯揉。造作萬無自己不死之能。無免死之能。安有復活之能。自己復活自己升天。操生死之權於一身。非上帝假以特別之自由乎。彼夫世所傳還魂之說。多屬無稽。羽化之奇。盡歸烏有。好事者之工。爲齊諧何足同日語耶。

其生也。瑞。其行也。聖。其復活也。靈。其升天也。顯。迹至異也。而理則至常。救贖之事。本屬非常。不可無以表異。使萬世千秋。留爲記念之券。此帝之苦心孤詣也。

耶蘇在世三十三年間與吾人親擊毆拳稱父子稱弟兄稱師友其順其謙其勞其忍其克已其艱難皆造人道至極之地嗚呼賤日豈殊衆貴時方悟稀聞天關地一人而已。

中國多神教之國也國而多神謂之無神以神爲教謂之不國宜乎列強之卑我也居今日而欲挽回高尚之國格淘汰二字其急救之方針乎舉土木之備投之濁流羅佛老之書燬之一炬芟夷蘊崇勿使能植率我同胞專心致志於基督之門崇拜惟一之上帝以束縛其放豚之野心徼幸之思想洗蕩一清修省之精神煥發不已玉石之光磨而愈燦鼓鐘之響擊而有聲人格之階級漸崇而國格自駸駸日上矣。

耶教之流行中土亦有年矣而我國之士君子恒望望然去之若將挽者其視教士牧師每低其人格以爲不學無術者流不屑與之周旋非士君子輩之目中無人實由傳教者之僅得皮毛未攻腠理所取以爲訓者不過西人形下之

學。而。於。高。深。心。性。之。宗。旨。何。嘗。夢。見。宜。其。感。電。之。薄。而。微。也。
不。才。於。此。道。未。敢。謂。三。折。肱。也。然。而。究。社。會。之。情。狀。審。歷。史。之。變。遷。未。有。不。樹。
宗。教。之。幟。而。不。危。亡。者。管子曰。『國粹亡。則國終。不。可。以。倖。存。』惟。一。之。正。教。
即。固。結。民。心。之。粹。也。夫。粹。之。云。者。鼓。其。精。神。非。僅。講。其。形。式。也。若。斤。斤。然。模。範。
其。形。式。遂。以。爲。盡。傳。教。之。道。則。爲。對。待。之。敵。者。不。少。此。義。和。之。禍。所。由。煽。而。教。
案。之。葛。藤。無。地。襲。有。也。嗚。呼。全。國。安。危。實。係。於。茲。我。至。愛。之。同。胞。其。知。之。耶。然。
則。如。何。而。可。曰。必。也。團。大。體。鼓。大。力。仿。耶。教。之。章。程。證。以。心。性。之。學。而。自。爲。持。
倡。乎。不。才。亦。中。國。人。類。中。之。一。分。子。豈。忍。袖。手。旁。觀。噤。而。不。言。敬。爲。我。同。胞。陳。
其。利。害。

(甲) 自傳之利 (乙) 不自傳之害

一。自。傳。可。以。杜。外。人。之。鄙。夷。也。世。界。以。競。爭。而。進。化。優。者。勝。而。劣。者。退。處。於。無。
權。彼。教。日。盛。優。之。倪。也。我。教。日。絀。劣。之。倪。也。優。劣。之。相。形。而。鄙。我。夷。我。者。日。追。

逐於我背。我不得不起而競爭矣。形式上之競爭。我國民必自殘。雖費數百年之力。而無靈歲精神上之競爭。我國民必自化。不過數十載之力。而有全功。天下之召奇辱者。莫過於倚賴二字。上帝者世界之公主。基督者萬國之公教。崇信者我之本分。演布者我之天職。而乃倚賴外人以爲師。淺見者復從而擲。掄之激變之無怪。夫彼以孺子不可教待我。也是故教不自傳。則無外界之刺激。而競爭之心。卽滅。競爭之心滅。則安於深鎖鋼蔽。而不敢其靈明。欲由黑暗而進光明也。憂憂乎難矣。易曰：「履霜。堅冰。」我同胞。胡弗思其漸乎。此杜外人之鄙夷。而不可自傳者一也。

一自傳可以保地方之安全也。地方之不能長治久安者。大都無賴之徒。童養不愼。無所顧忌。失其良心。增其魔力。於是跳梁叫嘯。盜賊頻興。此固恒有之事。而無可如何者。耶教一行。以我種傳我種。既無非我族類之嫌。而風土民情。尤爲浹洽。况感動之力。施之蠢頑。事半功倍。窮鄉僻壤之間。甕牖繩樞之子。一聞

大道其景從也。如水之就下。如獸之走曠。賽兒之狂于七。之亂何從至哉。然則傳教之法。實轉禍爲福之大機關矣。此爲保地方之安全。而不可不自傳者。又其一也。

一自傳。則各種文明之科學。可因之而發達也。今日中國。立於列強間。至危極險之現象。不啻千百。而科學之不發達。居其大半焉。自多神之教。毒我神明。華青舉國之人。陷於魔道。而反以格致之學。爲無稽與之言。天則玉皇。天君之神。踞其腦部。與之言地。則闔摩地。藏之鬼。奪其魂魄。於是一切有益考究之學。置之不講。億萬里錦繡之江山。頓成鬼哭神號之壤。傷心慘目。有如是耶。宗教一行。如太陽。懸空。燭火。熄燄。迷者返憂者醒。一一從事於研究之科。則格物致知之道。有不一日大明乎。此爲科學之發達。而不可不自傳者。又其一也。

以上各端。不過擇其利之大者言之耳。其實種種利益。不可彈述。若不自傳。則不惟反利爲害。且其害更有不可思議者。再進而言。不自傳之害。

一不自傳。則人將借勢壓制而束縛我。一切自由矣。教爲人傳。則權屬於人。必假保護教會之名。而侵我國各方面之權限。我國之入教者。下流社會十居八九。非貧瘠無力之人。卽附勢昧良之輩。借教會爲護身符。以蹂躪我同胞。少有爭端。卽涉詞訟。弱肉強食。陳陳相因。而外國教士。往往聽一面之青蠅。包攬瑣案。辯獲公堂。刑庭之法。讞不行。奸邪之漏網。日衆。彼教士輩。亦習見官府之對此問題。驚心裂膽。於是晦其初心。因利乘便。進而干涉我之政事。擾亂我之治安。且伎倆相傳。以爲餌人。人教無上之妙策。種種交涉。不可枚舉。則皆不自傳尸之咎也。表面之受害。旣如此。暗中之牽掣。更可知。目前之慘象。猶如此。以後之壓力。更何如。言念及此。可爲寒心。不自傳之害。此其一也。

一不自傳。則全國之財權。悉拱手而送於人矣。天下事。固有發端甚微。而吸力則甚鉅者。各省之教權。任人簸弄。則一省所有之利權。悉入其勢力圈之內。承平之時。民教安堵。交涉之際。萬象畢呈。賠款之事。幾於無歲。無之甚而微小之。

案官欲彌縫其隙。割要津以爲賕。矣。教民鑽營蠅頭。割鑛產之利。託教士爲媒。逼官簽約。售之他人。矣。吸我脂膏。奪我生計。我民奄奄垂斃。而不之省。此豈外人傳教者之過耶。實由於我不自傳之過。我不自傳。是驅我國民死其愛國之心也。愛國之心一死。則何者不敢爲斯。何異將我利權頂香膜拜。致敬盡禮。而送於人乎。元祖在天之靈。當亦哭此不肖之子孫。媒孽吾道。而陰施譴罰矣。此不自傳之害。又其一也。

一不自傳。則專制之政體。終不能變立憲之程度。萬不可期矣。今日之政府。宣言預備立憲。實以狙公賦芋之故。智餌我國民。其實無立憲之資格。并無立憲之思想也。夫造成立憲之骨架者。其效在國民。不在政府。國民無異端之搖惑。無外媚之邪心。立憲之根基。孰堅於此。合四萬萬之歧巖英偉。以植立於專制致體之下。君主何從施其恐嚇之威。而展其欺詐之術。耶。非傳教不足以抵制恐嚇。欺詐之治法。非自傳教不足以培育歧巖英偉之羣材。歐美得臻今日之

景象者實佈種其文明之子於教門我國民猶醺醺然不醒沈夢棄培育而不講徒引領仰望政府之實行立憲是患其專制之未甚而求益也此不自傳之害又其一也。

然此猶其害之至顯至常也而更有其隱其變者則尤不可方物以未俗之日劫日奪而無止境也其距離初心之遠不可以道里計爲國者雖綱舉目張變態百出逐其末而不求其本奚異於沐猴而冠耶今日之勢風利不得泊之勢也波濤奇詭江河日下非宗教性功之學不足以羈維之失今而不傳倘不測之禍瓜分攣割列強長驅士卒而牧馬於中原行其強迫手段吾民欲不入教而不得夫自由傳教與強迫入教其歡慘之比例甚明晰也不才不避嫌忌而宣此義者非特其廣長舌以沽辯士之名也蓋頡頏時勢合証古今嘗鯁喉之膽臥厝火之薪幾經熟思審處而出此弩箭離弦不得不發辭非激烈意取和平閱者鑒僕苦心也可。

人海燃犀

一百六十二

人海燃犀終

1707

光緒丁未年四月初版



著者 閩縣許繼祥

發行所 寰球中國學生會

印刷者 樂羣印書局

分售處 各省大書坊

上海白克路五百六十二號

上海美界開封路



